

內 容 提 要

本書又名‘一個共產黨員的日記’。敍述了作者的長年的監獄生活，和他在監獄中、監獄外與其他同志一起所作的鬥爭。作者以親身經歷所寫的這本書，生動地寫出了土耳其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黨員們的崇高氣節，廣大勞動人民對黨的熱愛和擁護，以及他們覺悟程度的日益提高。同時，也揭露了土耳其反動統治者的兇惡、殘酷、腐敗和無能，以及美帝國主義對土耳其人民的奴役、掠奪和侵略。

序

土耳其共產黨從成立到一九五一年，已經滿三十年了。它三十年來成長的歷史，是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土耳其勞動羣衆爲爭取麵包、自由、民族獨立與和平而鬥爭的歷史。在這一鬥爭中，土耳其共產黨永遠是土耳其人民唯一真正的領導者。

在法西斯匪徒用肆無忌憚的恐怖手段進攻土耳其人民的情況下，土耳其共產黨爲了與國內外敵人作鬥爭，大無畏地履行了人民大衆組織者的責任。土耳其共產黨依靠與人民羣衆的聯繫，依靠革命的工人階級，保衛着國家的獨立。共產黨是土耳其唯一的、民族的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只是由於蘇聯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才獲得了勝利。土耳其人民不止一次地獲得了蘇聯的無私援助。在外交舞台上保衛着土耳其的獨立的，也只有蘇聯。這樣，難道還不明白與蘇維埃國家的永恒友誼對於土耳其人民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嗎？爲了土耳其的自由、幸福和民族獨立，永遠需要與蘇聯的友誼，正如同人爲了生存需要空氣一樣。土耳其人民懂得這一點，土耳其人民

組織散發的。書的大部分以攝影師的書名出版。封面上繪有「柯達」照相機。一些有關攝影技術的圖解和說明的書頁掩護着書中戰鬥性的革命的內容，以此躲過暗探局。

一些勇敢的愛國主義者，特別是青年工人，雖然他們這樣做是要冒着監獄和暗探局的苦刑的威脅，但還是毫不畏縮地在國內各地散發烏斯却蓋爾的禁書。本書的出版將祕密的共產主義的印刷和宣傳方法提高到了新的階段。

通過監獄的高牆，攝影師到了我的手中。我看見了許多囚犯——工人、貧農、手工業工人是如此激動地讀着這本書。他們的眼睛由於快樂而閃出光芒，彷彿在他們面前有一個明亮的光源，給他們照亮了走向生活和自由的道路。

作為一個土耳其共產黨員，作為一個土耳其的愛國者、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和作為共產黨員作家，我為這本書而感到自豪，我為它的俄譯本的出版而歡欣鼓舞。讓這本書為偉大的蘇聯人民與苦難的戰鬥着的土耳其人民的友誼的更加鞏固而服務吧！

那瑞姆·希克梅特

渴望着這一點。土耳其共產黨是表達了人民這種意願的唯一的黨。

將祖國出賣給美國佬的那些祖國的敵人，他們力圖摧毀、消滅我們的黨。辦不到！他們沒有力量消滅土耳其共產黨，正如同沒有力量消滅土耳其工人階級、土耳其人民一樣！

烏斯却蓋爾的一個共產黨員的日記，是還沒有編寫的土耳其共產黨三十年歷史中的幾頁。書中敍述了土耳其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祖國的吸血鬼的鬥爭。烏斯却蓋爾的書不僅是珍貴的歷史文獻，並且我認為是土耳其進步文學中的一種優秀的典範。在這本書中我聽到了我的苦難的祖國的痛楚和憤怒的呼聲，在這本書中響徹着正在戰鬥着的人民的聲音，感到了他們勝利的信心。

我還想指出這本書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在這本書中，土耳其的共產黨員第一次被描寫得這樣真實和純樸。你可以清清楚楚地描繪和想像出他們來。在土耳其文學中有關我們黨的鬥爭的主題，第一次得到了如此生動熱情的描寫。共產黨員之有力量，是在於自己與羣衆的深厚的密切關係。在烏斯却蓋爾的書中，通過那些跟着共產黨走的工人、農民、手工業工人的真實形象，說明了無論在監獄中，或在「自由」的時候，這種密切關係是牢不可破的，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摧毀的。

烏斯却蓋爾的「日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地下印刷所裏印刷的，由共產黨通過自己的

「……監獄、刑房、血和火都不能阻擋住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民主的鬥爭……讓那些今天給土耳其人民帶來眼淚和痛苦的人，不要忘記血腥蘇丹的可恥下場吧！」

穆斯達伐·蘇布希*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

* 穆斯達伐·蘇布希是土耳其共產黨總書記，一九二一年為土耳其基馬爾政府殺害，同殉難者共十五人，都是共產黨的領導者。

目 次

一本關於照相的小冊子	一
在這條街上曾帶走了薩迪克契	二
獄吏	三
「永遠的石頭」	四
獄院	五
沒有鬥爭，我們就沒有空氣和太陽！	六
一簍水蘿	七
人民要算回自己的賬了	八
朋友	九
在隔壁牢房中	一〇
這不是會面，是離別！	一一
我們不是張着破帆駛向大海！	一二
「哈拉朔……塔瓦里什……巴爾巴」	一二三
這就是塔什契·哈桑給兒子們的遺囑	一二四

「一切」……

烏鵲不啄烏鵲的眼睛……

大國民會議議員……

我們唱歌……

蠍蛇和蟹狗……

英國人齊亞……

我們唯一的武器……

十一月七日……

忠於職責……

繫着綁手的魔……

監獄摧毀不了鬥爭的意志……

第九十九文……

囚犯們的故事……

走在前頭……

心上的一顆鈕扣……

麵包、醫生和金里拉……

本地監獄中的第一次事件……

伊斯坦堡，你好！……

傑爾別傑爾·哈桑講的故事 ······

金色羅格——土耳其工人運動的搖籃 ······

海上俱樂部 ······

散工回去 ······

第一次考驗 ······

誕生日 ······

隨便你選擇吧 ······

美國在擁護他們 ······

別利格托普喇納的日記 ······

他們害怕什麼？ ······

「四十個強盜」 ······

昨天和今天 ······

掠奪 ······

人民不停止鬥爭 ······

獨立的大街 ······

我們為什麼而鬥爭？ ······

一本關於照相的小冊子

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攝影。攝影機鏡頭也有各種不同。不要忘記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記了，攝影師也有各種不同。有一些攝影師攝的像片是顯示了實際的生活，也有一些攝影師所攝製的不是像片，而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斑點。

有一些攝影機鏡頭，像普通玻璃一樣，它們不能產生深度影像。用精密的光學儀器去攝製海景是最大的樂事，您想像吧：

海，藍灑灑的。

太陽，紅似火……

*

*

*

一本封面上繪有照相機的小書。……在伊斯坦堡的厄米涅紐人口衆多的六條街口匯合的街頭，赤足的小孩子奔跑着向行人推銷這本書：

「怎樣學會照相，五個扣魯○！怎樣學會照相！……」

那些一大清早從阿卡薩拉伊和從別別克去上工的工人們，在電車座位上，發現了封面上繪有照相機的小書。他們打開小書，讀着：

海，藍灑灑的。

太陽，紅似火……

他們翻過一面，繼續讀下去：

……海在太陽下燃燒，迸射出火光；輪船甲板在燃燒；我們戴着手鐲的手也在燃燒。風吹拂着我的同志的金黃色的頭髮，頭髮時時飄到他的眼睛上。太陽在他那淺藍色的眼睛裏發光；憲兵的刺刀在陽光下閃爍。我們被押解着沿着甲板走過，他們將我們從一個監獄送進另一個監獄。

從機器間的艙口裏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炙熱的氣流。機器在底層發出低沉的喧囂聲。我們望着艙口內，那些司機的蒼白的汗流滿面的臉孔，好像是一面晦暗無光的鏡子中的不清晰的映影。一個上油工人偷偷瞧着我們，一轉眼工夫——他的手滑到轉動着的輪軸上去了。但他及時地收回自己的手，只是他手裏的注油器被轉進去了。這個工人有着一雙多麼大的眼

○ 扣魯是土耳其的錢幣名。——中譯者註

睛！一張多麼堅強而嚴肅的臉孔！他那臉上的大滴而油漬漬的汗珠好像腫起來的烙印。

在輪船底艙的鍋爐間裏，在微紅的火光中，齊腰裸露的伙伕正在剷動煤炭。難堪的炎熱。

海在放射火花，迸發出閃光，太陽晒着甲板。旅客們躺在甲板上，就像是一張攤着要曬乾的羊皮。

在頭等艙的交誼室裏，傳出了蹣跚的狐步舞的聲音。

我們被帶進船艙。船艙裏裝滿了綿羊。這裏，農民們也像綿羊一樣擠成一堆。有兩個農民，一邊仰臥着，一邊輕輕地在哼着憂鬱的厄京曲。

久未清除的羊圈裏的齷齪氣味，撲進了鼻孔。鐵手鎊炙着雙手。

我們被牽上了甲板。船長的第三助手站在船頭上，機械師站在絞盤旁，他們準備拋錨了……

海岸，橘樹園……迂迴在羣山間的阿思凱羅恩河。山坡上，是一些手掌般大小的玉蜀黍地。朝着船航行方向的正前方，已經很清楚地看見了海角上燈塔的白色塔頂，看見了封建制

◎ 厄京是安那托里亞的中心區，在這裏曾經多次起義反對封建主和反抗恩維爾的鎮壓。——俄譯者註

度的遺物——「處女塔」，和古代城堡的土牆。城市像半月形一樣展開着。房子是沿着山坡一層層堆砌起來的。

輪船駛進港口，鋪在轟隆聲中被拋下了海。我們沿着跳板走了下來。

在這條街上會帶走了薩迪克契

在碼頭上，憲兵的刺刀像包圍圈似的圍着我們。我們沿着碎石路，在有小百葉窗和低簷的小商店旁邊行走。走到了手工業市場，鐵匠、錫匠、織布匠、馬具匠歡迎着我們。走在前面的憲兵軍官用刺刀將人羣逼到兩旁去，人們跟在我們後面，憲兵的馬鞭在石頭上發出得得的聲音。

「這是些什麼人？」我們聽到了這種聲音。

「政治犯。」

「是共產黨員嗎？」

「正是的，沒聽見說他們是押送到這裏來的嗎？」

這些話敲擊着每棟房子的牆壁，回聲傳遍了全城。

當我在憲兵隊押解下沿着這條街道走着的時候，我的眼前重現出了一幕血腥的慘劇。童年時代的我是這慘劇的見證人。

……那時，我大概只有六歲，但是我一切都記得很清楚。下着傾盆大雨，人們像現在一樣擁到街上。蘇丹^①的戴着鹿帽的憲兵，爲了給自己打開一條路，用槍柄衝開人羣。有一柄刺刀上一個人頭在搖擺，後面是一個捆在一根長竹竿上的沒有頭的屍體。這就是人民英雄——農民薩迪克契·歇克留的遺骸。他，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曾使得當地附近的地主和城市的財主老爺胆顫心驚。

遭遇了這種恐怖的「示衆」，人們停下來了，哭起來了，突然大罵起來了。

我們的家庭是來自別的城市的一支宗族。在這兒，我是住在親屬家裏。在薩迪克契被殺害以後不久，我的伯伯便帶我到伊斯坦堡來了。他是一個善良而仁慈的人，每天傍晚經常坐在靠窗的長凳上，凝望着伊斯坦堡城牆，凝望着馬爾馬拉海，凝望着遙遠的山頂，唱着歌頌薩迪克契的傑斯湯民歌^②。薩迪克契是個真正的英雄。他的最後的一次戰鬥是和一羣青年農民一起反抗一聯隊士兵。對於這個曾經拿起武器爲反對暴力而鬥爭的普通農民，我整個一生

① 蘇丹是舊土耳其皇帝的尊號，意即回教國大皇帝。——中譯者註

② 楊斯湯是一種人民的傳說和民歌。——俄譯者註

中，一直在內心深處保持了對他的深深的敬意。

獄吏

長滿苔蘚的高牆圍着石頭建築物，牆上佈滿帶刺的鐵絲網，每個角落都設了崗哨。窄小的鐵門通向一個廣場，在門上題着「市總監獄」幾個字。手裏拿着拐杖的白鬍子看守打開了那扇小方門，將我們塞進這扇門，彷彿像塞進鐵桶的窄口似的。這樣我們就如同在墓道中一樣昏天黑地，只好沿着走廊摸索前進。最後，在一個掛着「管理處」小牌子的門前，看守要我們停下。他摸了摸鬍子，用手正了正制服的鈕扣，然後咳嗽一聲，敲了敲門之後，推開了它。

我們走進一間天花板很低的房間。滿屋子煙霧繚繞。在一張堆滿了文件的桌子後面，一個有着一張老鼠臉、尖鼻子的矮小個子正在閱讀卷宗。在對面另外一張桌上，擺着一個水煙袋，聽得見那深沉的咕嚕咕嚕聲，一個黑臉膛大腹便便的胖漢，手中拿着一枝粗大的皮製煙管，他的口裏和鼻孔裏冒着煙。在他的左右，橫躺着兩個憲兵軍官，其中一個用馬鞭在拍打自己的靴筒。他用那混濁的眼睛從頭到腳打量着我們，說話時好像在吃着東西一樣。抱着明

顯的嘲弄的目的，狡猾地微笑着，問道：

「共產黨員嗎？」

「是的。」我平靜地回答。

軍官模樣的人如同挨了下耳光，漸漸漲紅了臉：

「啊呀！多麼勇敢的人呀！很明顯，他們毫不在乎的……不過你們的共產主義在基馬爾的土耳其是行不通的。帶着這批貨色上這兒來最好不要亂闖吧！」

「共產主義不是馬鈴薯，市場上賣不出去……」

軍官似乎從安樂椅中被拋了起來：

「這些玩意兒會要你們付出很大的代價的。看守，帶他們到拘留所去！不要脫掉手鎊，讓他們懂得應該怎樣和我們談話。」

門砰然響了下，這個軍官出去了。

「他們將給你帶來許多麻煩，監獄長先生。」第二個軍官向着正在吸水煙的胖漢說，「我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二三年，以基馬爾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推翻了奧斯曼帝國，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共和國。但，這個革命是不徹底的，只在政治上、宗教上作了些表面改革，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則絲毫未動。近年來與美帝國主義相勾結，已成了美帝國主義的附庸國了。——中譯者註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領受客氣的招待……看守，脫下他們的手銬吧！」

一個健壯的小伙子幾乎將我們的關節給扭出來了，但是手銬還是沒有脫下。

「告訴了你是脫下手銬，你亂扭手上做什麼？」我的同志說。

那個稱爲監獄長的胖漢打諱說：

「年老的看守先生是和藹可親的！」

我發覺這個監獄長穿戴得多麼奇異：小禮帽，油污的吸煙服，有小點子的襯衣，沒有打領帶，褲子既不是寬褲，也不是西式褲，腳上穿着一雙蹠尖頭的窄套鞋。

監獄長從阿布杜耳·哈米德蘇丹時代起就在這裏服務。他現在的樣子改變了：不戴土耳其氈帽而戴小禮帽，不穿長衫而穿吸煙服，還穿一條既不像東方的老式寬褲、又不像西式褲那樣的褲子。基馬爾主義者所吹噓的「偉大」的改革，就表現在如此的「變化」中。

穿着油污的吸煙服的胖漢，沉重地喘了口氣，命令着：

「看守，帶他們到檢疫所去。搜查一下，紙，鉛筆，一點東西也不許留下！」接着打着官腔道：「三十年了，我有的是經驗。本人從前一直就在這監獄裏；……什麼人沒見過……降服不了這樣的暴徒！」

「永固的石頭」

通過一層又一層鐵門，在第二進門的後面，有一個窄小的院落。各種各樣的人以嘈雜的聲音來迎接我們，我們被圍進了一個緊密的圈子裏。看守襲起來了：

「漢！……讓開路！」

誰也沒有睬他。

一個身材高大的囚犯擋住了看守的路。「站住！」他用那嚴峻的目光說明這一點。

每個跨過這牢房門檻的人，按照習慣，爲了祈求神靈——囚犯的保護者，應當在「永固的石頭」上坐一下。囚犯指着院子旁邊的一塊石頭。

有人在叫嚷，聲音壓倒了一切的喧譁：

「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你在哪裏？帶來了你的一些同志！」

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他握了握我們的手。

「希望早日從這裏逃脫出去！」他說。

「謝謝，老鄉！」

只有近旁的才聽得見；

「快點逃脫吧！……老天爺保佑你！」

「還有年輕人……」

「這派人哪裏來的？他們是些什麼人？土耳其人嗎？」
「為什麼把他們抓起來？」

「你沒有聽到是為什麼嗎？他們是想把土地分給農民。」「分什麼土地？給哪個？等一下，讓我去瞧瞧。」

「您等會吧！……他們累了！」

「布爾什維克，請自己的同志坐到『永固的石頭』上來，到這裏來，老鄉！」
「喂，拿咖啡來！」

我們坐在『永固的石頭』上。

一個穿着緊繫着腰的喇茲[○]民族服的青年農民，將自己的煙盒遞給我們：
「嘗一嘗我的煙草，老鄉們！」

○ 喇茲族，是住在土耳其東北部的一種塔魯吉亞民族。——譯者註

從四面八方遞給我們煙盒，煙袋，紙煙盒；一捲上一點我的……請抽我的。」

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我們。含着多麼深意的眼睛呵！彷彿這種目光從未見過似的。

在這裏，他們像聾子一樣，說話也是不適宜的。監獄中的人們，看來往往是又聾又啞的。但是他們能聽到一切，很快能知道在監獄外發生的事情，並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解釋每件事情。

在我們沒有來到這裏以前，他們老早就聽到關於我們的事情了。人們注意地望着我們的衣服，彷彿在尋找什麼，可是，我又沒有找到。我們完全不像帶有武器的樣子，而在他們想像中，我們却完全是另外一種形象。他們的目光似乎告訴我們：「這些反對過安卡拉^①政府的人，難道可能不攜帶武器嗎？」一個囚犯非常讚賞地望着我的同志，望着他的寬闊的肩膀，說道：

「這小伙子大概殺死過四十個人！」

一個年老的白鬚子農民走到我的同志旁邊，拿起他的手：

① 安卡拉是土耳其反動政府的所在地。——中譯者註

「小兒子，我也是因為土地問題給關在這裏的。你知道事情怎麼樣……」

「慢點，克羅！讓他們喝點咖啡吧！」

突然圍着我們的人羣讓開了一條路。老看守出現了：

「上二層樓去。快，那是你們的牢房，就要檢疫了……」

「汪！汪！汪汪！……」從四面傳來了狗吠聲。笑聲，嗾狗聲……。老看守的臉膛漸漸變爲紫醬色了，彷彿被開水燙灼了一樣。他口沫四濺地叫喊着：

「共產黨員們，回牢房去！我夠你們瞧的，狗叫……」

他把我們推進一間牢房，關上鐵門。叫喊聲重新開始了，好久沒有停止。最後整個安靜下來了。

沒有過半小時，我們牢房的鐵欄小窗旁出現了一個青年，就是囚犯們稱爲布爾什維克的那個。他手裏拿着一個洋鐵杯子和一個裝有食物的銅盤：

「請原諒，老鄉們……隨便吃點兒吧……」

「我們飽啦，小伙子，不要客氣吧！」

但是，布爾什維克不聽我們，將食物從鐵欄外遞了進來。

「告訴我們，剛才是怎麼回事，爲什麼學狗叫？」我們問。

「沒有什麼奇怪的，經常這樣對待那個老傢伙。我們叫他『狗子』。假如他向你們張牙舞爪的話，不要理他，不咬人的……你們有煙草嗎？也許，你們還需要什麼？」

院子裏，老看守又出現了。他那兩頰下垂的一付長臉，活像一隻凶惡的狗臉；他走路也如同一隻年老的繫着鏈條的狗。

獄院

監獄是兩層的樓房。夜晚，從下面一層樓的牢房裏，能夠看到天上的星星。但從上面的一層，才能看到擴展在蒼穹下的、無際的、自由的海。有着鐵絲網的高牆，把我們與無邊的、遼闊的地方分隔開了。圍牆與監獄的樓房之間，有一個七公尺寬，四十公尺長的鋪砌過的院落。這是囚犯們散步的地方。

好幾天，我們從牢房的鐵柵小窗子裏眺望着這個院落。每天早晨，當所有的牢門剛剛打開，囚犯們就像從羊欄裏放出來的羊羣，散佈在這裏。他們在院子裏，或前或後地、面對面地從這個角落踱到那個角落。馬掌短靴的叩門聲，隆隆地響着。人們從這個角落到那個角落的亂竄。只聽到急促的脚步聲和深長的歎息：

「唉！唉嘿！他們……哎喲！」

緩慢的步伐，斷片的話語：

「……用什麼來繳付啦！租稅斷送了一切……」

「……難道我知道子彈射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個收稅的……叫他作死神阿茲拉伊耳的……」

「……他是老爺，而你是貧農……」

「……他用武力霸佔了我的土地，證人都是他的，他有錢有勢……」

「……畢竟我沒有得手……假使我就這樣出去……」

「……他擊中了看守……」

話聲變成了一片咿咿唔唔的嘈雜聲，脚步聲散開了。後來重又響起了沉痛的話語：

「……牛也沒有了，地也沒有了，家產全完啦。」

「……他就是這種老爺，他就是這種高利貸者。一個扣魯要換回五個，」

「……村長也好，憲兵也好，法官也好，全都被他收買了。」

囚犯中有許多喇茲人，他們昂首挺腰，高視闊步。他們說話很快，說些什麼我們聽不懂。喇茲人的眼睛經常注視着我們的窗口。每天早晨，他們剛走進小院子裏，就向我們致

意：

「共產黨員！……布爾什維克！雅莎○！」

被壓迫民族對我們共產黨員們特別同情。幾年來，我一直和軍屬德人一道給關在城堡裏。雖然是在嚴密的監視下，他們却設法和我們聯系。如果不是他們，我們一定會由於飢渴而死亡。要知道在土耳其監獄中，通常不給共產黨員們以囚犯所應得的日糧的。假使你在監獄外沒有朋友的話，那麼你的事情就會糟糕。

沒有鬥爭，我們就沒有空氣和太陽！

日子在過去，而「檢疫」則遙遙無期。這說明了：甚至我們在監獄中，他們還是怕我們的。他們想殺害我們，想使我們和人民分開。但是，我們發誓，我們將和人民在一起，共同鬥爭，直到吐出最後的一口氣。

我們的牢房，是隻小匣子，像動物園裏的獅子籠那麼大小。我的同志從這個角落踱到那

個角落，自言自語道：

我們熟悉的牢房不只一個。

手錨變成了我們的枕頭，

這樣的命運不能摧毀我們！

我們走吧，

走向戰鬥！

我們唱歌，叫囂。

牢房門開了，太陽開始照到小院子的一角。裸露着上身的囚犯，蹲踞在溫暖的石頭上晒太陽，遍身抓着癩，捉着虱子。

「熱水浴！熱水浴！」一個扣魯一桶水！」「一個囚犯——浴室『主人』，尖聲地叫喊。「誰作了甜蜜的快樂的夢，來吧！到浴室去吧！」

「……浴室去！……浴室去！……」石頭牆響起了空隆的回聲。每天早晨，在院子的一角，張起了一塊麻袋布當屏風。誰花上一個扣魯，就可以到屏風後的「浴室」中去。在我們小窗對面，年輕小伙子會馬上將桶裏的水淋到你頭上來。

太陽昇得更高了，院子裏漸漸喧鬧起來，監獄「市場」開始了：

「經常熱得很……熱得很……」

「黑海裏也沒有這樣的泡沫，誰需要泡沫！」

「不是大馬士革的煮茶名手，也不是天然的泉水。兩倍的濃度，道地的波斯茶！」

小院裏砌了一個煮咖啡的灶。自然，只有那些有錢的囚犯買賣咖啡。他們使勁的拼命叫喊，以便壓倒彼此的聲音。他們之間的激烈角逐，經常以毆鬥來結束。

一縷陽光經過鐵柵射到我們潮溼的籠子的一角。我們也晒到了太陽。牢房中有一隻鐵床，光光的鋪板和一隻發臭的糞桶。我們爲了避免臭氣和呼吸新鮮空氣，就一定要鬥爭。沒有鬥爭，顯然，我們就沒有空氣和太陽。

我們用腳踢門，隔着鐵柵叫喊：

「看守，開門！我們要散步！」

院子裏的喧鬧突然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們的小窗子上。接着又嚷起來了。

「這不對！」一部分囚犯叫喊着，「讓他們散步！」

「不要多管閒事！」其他一些人反駁他們。

◎ 海洋中經常有或塊的泡沫，湧在一起，此處借用來形容肥皂泡沫的多。因爲土耳其靠近黑海，故用黑海的泡沫來形容。——中譯者註

大部分囚犯憤憤不平，並且和我們一道叫喊。正在喧鬧，看守們到院子裏來了。他們後面出現了一些憲兵和監獄長本人。他們把囚犯趕回自己的牢房。院子裏又重歸寧靜，只有我們的聲音：

「我們有散步的權利！」

牢房門開了。憲兵軍官站在門口，嘶啞着嗓音，就像條毒蛇：

「你們叫喊什麼？我現在就要給你們散步！給他們戴上手銬！」

一些憲兵和看守撲擊我們，小戰鬥開始了。從打破了的額頭上流出來的血，滴到我的同志的眉毛和眼睛上來。但是那個軍官也挨了一脚，怎麼也不能從地板上爬起來了。監獄長的臉氣得發青，叫道：

「把他們丟到地下室去！坐禁閉室！讓他們知道這是違反監獄秩序！」

戴了三天手銬，在長滿了寄生植物的禁閉室中待了兩個晚上，四十八小時的絕食，這些更加鍛鍊了我們的仇恨的心。

絕食的結果，就是檢察官的助手來到監獄中，把我們從地下室中拖出來，脫下了手銬。

「准許你們每天兩個鐘頭在二層樓的平台上散步。」檢察官的助手帶着輕蔑的微笑宣佈，

接着便走了。

在這監獄中，就這樣結束了我們第一次小戰鬥。

晌午時分，老看守帶着我們到平臺上去。平臺整天曝露在火熱的陽光下，晒得很熱。除了我們，誰也不准放到這兒來的。雖然，汗像小溪一樣沿着長滿了鬍鬚的臉流下來，可是，我們呼吸到了新鮮空氣……

一 篓水菓

好多天來，不斷地下着雨。誰想要免費淋浴，可以在平臺上坐上兩個鐘頭。現在是允許我們這樣作的。

牢房門開了，看守宣佈：

「準備好，上法院去！」

法院對我們的案件拖延了好幾個月。剛開始，在一個大城市中進行了幾次審訊。儘管警察局和檢察所費盡心機，法院還是不能證實我們就是本地共產黨組織所散發的傳單的編製者。可是要釋放我們，自然，是不會的。要知道警察局和檢察所幾年來一直在追捕我們，我

們在被捕前早已被缺席判決過。這裏的檢察官要求處我們以死刑。

我們被憲兵押送着走進「法院」。走廊裏全是人，大多數是農民，有些穿了粗靴子；有些赤着足，這些人的所有形態說明了一種絕望的窮困。憲兵軍官粗野地對着人羣吼叫：

「向後退！」

我們走進大廳，人羣跟隨在我們後面。

審訊開始了。我們站在審判委員會桌子前面，在我們兩旁站着拿着槍刺的哨兵，背後是老百姓。一個法官在剔鼻子；另外一個戴着黑眼鏡，他在打瞌睡還是睜着眼睛，誰也不知道；一個有着肥厚的後腦袋的胖子法官擔任主席。檢察官那灰色的、瞇瞇的眼睛時時盯着我們。

按照規定程序，首先問清我們的個人履歷。

「姓名，父母是誰？」主席問。

然後，檢察官上來了。他一邊說，一邊不斷地望着羣衆：

「由於受審的案件關係着政府的國內外政策。……爲了保持安寧和秩序起見……我要求

本案件祕密開庭。」

我和我的同志從長凳上跳起來，立即一起說道：

「檢察官企圖對人民掩飾真理……應該讓人民知道，控告我們一些什麼罪名？我們在任何时候都準備當着人民的面來報告一切。顯然，檢察官害怕真理……我們聲明，如果祕密審訊我們的案件，那麼我們將拒絕回答法庭上的一切問題！這是專橫！我們要求將我們的聲明記錄入卷！」

從人羣中響起了聲音：

「主席先生，我們也想聽聽！」

「他們犯了什麼罪惡，這不公平！」

主席向法庭上一個成員耳語了些什麼，又向另外一個說了些什麼，兩人肯定地點了點頭，然後宣佈：

「案件延期審訊。」

我們被押出法院大樓。人羣跟着我們一直到監獄門口。一個上了年紀的農民遞給我們一小籃水菓。憲兵軍官給了他一個凶狠的眼色。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個陌生農民出自誠心送給我們的新鮮水菓的美味。

人民要算回自己的賬了

深夜，在牆上閃爍着朦朧的燈光，監獄已安靜下來。囚犯們在睡覺，我們在牢房內捉臭蟲。

正在這時候，一種非人的叫喊聲傳到了我們的耳裏。這是位於監獄一邊的憲兵部地下室中在「逼口供」。叫喊聲漸漸地嘶啞了，只聽到棍子的敲擊和咒罵聲。黎明前，一切都靜了下來，僅傳來了稀疏的口哨聲。這是哨兵們在呼喚口令。

每天晚上，我們都可以聽到叫喊聲和逼供的咆哮聲。

在土耳其，殘酷地鎮壓人民的政策，算起來已經實行了好幾百年了。基馬爾主義者掌握政權後，在這方面甚至超過了血腥的蘇丹：狂暴的沙文主義，強迫少數民族土耳其化……。基馬爾主義者將喇茲人驅逐出他們的故鄉。屠殺阿爾明人。他們大批地殺害庫爾德人，成千上萬的庫爾德人被消滅，許多庫爾德的鄉村被燒燬，土地也變了樣。安卡拉統治者爲着掩飾自己罪惡的痕跡，宣佈這些被蹂躪過的鄉村爲禁區。

他們把全國分爲七個「主要檢查機關」——卡烏，指定了庫爾季斯當·伊布拉吉姆、

塔利格爲卡烏長。有很長一個時期，他成了那裏的絕對的統治者，他的圍剿隊伍在所有邊地上奔馳。那時，我和其他的共產黨員一道被囚在塔利格的領地內的一個城堡中。每天，從城堡中押解出一隊隊的庫爾德囚犯，他們被槍殺在險峻的契格爾河岸旁。不久，憲兵們就在監獄裏出賣被殺害的庫爾德青年的綉花絲腰帶。

記得，有一次在隔壁牢房中，關進了一個年輕的庫爾德人。他只有二十歲左右。聽說，在一次與圍剿隊伍的戰鬥中，他打死了幾個軍官。憲兵拷問了他許多天，用燒紅了的鐵條去烙他，但是從他口中却得不到任何一句話。這個青年全身都是密密的、化了膿的傷口。幾天來，年輕的庫爾德人，咬緊牙關與死亡作鬥爭。他僅僅重複着一個詞：

「復仇！……復仇！……復仇！」

土耳其警察把舊親衛兵的暴行與德國蓋世太保的毒刑結合起來。在黑暗潮溼的地下室中把人們關上很久，用飢餓折磨他們；不給他們睡覺；用棍子打他們的腳後跟；用火箝烙身；把點着的煙捲塞進傷口裏；把他們的頭髮吊在天花板上，身子綁在十字架上，眼睛前面擺上一盞刺眼的五百支光的燈；在冬季嚴寒時，用冷水澆他們。拷問有時要繼續幾個月。對於被

害的或被折磨死的共產黨員，警察却報道說：

「企圖逃走，因此殺死。」

「跳窗死了。」

「自殺了。」

「發瘋了。」

這正如警察局企圖掩飾殺害這些人一樣：在伊斯坦堡暗探局被折磨死的土耳其共產黨中央委員阿巴斯、共青團員哈桑、大學生巴斯拉；被殺害在阿丹監獄中的教師哈伊達爾、伊斯密爾海員尤蘇弗、仲谷耳達克的礦工齊雅；以及其他數不清的人們。

安卡拉的一些劊子手企圖掩飾自己的罪惡，但是土耳其人民知道，是誰在黑海裏溺死了土耳其共產黨創始人穆斯達伐·蘇布希；他們知道是誰綁殺了農民共產黨員美蘇達，是誰殺害了阿巴斯。

復仇的鐘聲響了，人民要向劊子手算回自己的賬了！

朋 友

審訊後過了好幾天，早晨巡查的時候，監獄長和老憲兵軍官走進了我們的牢房。他們宣佈准許我們和其他囚犯一起在院子裏散步，然後吩咐打開牢門，望也不望我們就走了。我們推測這是有原因的，——這是個圈套，因為通常他們總把我們——共產黨員們——和其他囚犯嚴密的隔離開來。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過後，我們明白了暗探局給我們安排了一個什麼樣的圈套，它想利用犯人的手來殺害我們。

……輕微的海風在吹着。喇茲人的漁船，扯滿了帆駛向海中。有時，我們感到在監獄中好像船拋了錨一樣。我們躺在平台上呼吸新鮮空氣，我的同志和我並排伸展着，腳從平台上垂下去。布爾什維克從牢房中走出來，揉着眼睛，不慌不忙地走近我們：

「呶！幹麼沒有睡着覺？」

「當這些賣咖啡的人像驃子一樣叫喊的時候，難道能睡得着嗎！」

「坐下來！今天我們一塊兒喝茶。不過，不妨礙你洗澡吧！」

「過一會兒洗，我只坐一下子。要知道因為檢疫，全部時間都不許任何人接近你們！」他坐在我們中間，也把腳從平台上垂下去。接過我的同志給他捲的煙，狂吸起來。

「為什麼叫你布爾什維克？」

「這兒會有一個……他因為殺人坐了牢。由於寸把大的土地，在田邊上絞殺了鄰人。我對他說：『你為什麼要殺死一個貧農呢？假使你自己被殺死，怎麼辦呢？難道你沒有土地是他的罪過嗎？』呶！這樣他就叫我布爾什維克，這樣也就叫下來了……」

「你為什麼坐牢？」

「殺了人，被判處死刑。因為是青年，寬大了。」

「你殺了誰？」

「我們岸那邊的一個該死的富農。船、葡萄園、橘林——所有在地盤內的都是屬於他的。這個故事說來話長。殺了，活見鬼！等等，我去拿茶來。」

青年人跳起來，走下樓梯，叫道：

「卡拉察呂！三杯茶！」

鋪石子的小院子裏響起了脚步聲，來來往往地……石坑道中的聲音隆隆地傳進來。

我們喝着茶，繼續閒談着：

「你還有什麼人在外邊？」

「一個哥哥，他在輪船上當伙夫。」

「你幹過些什麼事？」

「我是個漁夫，爲了少數的魚而工作。」

「究竟你爲什麼殺死富農呢？」

「爲了我應得的份額引起了爭論。應該付給我的，他不付給我。他傷害了我父親。」

「你父親是個什麼人？」

「也是漁夫，犧牲了！」

「爲什麼你做了漁夫呢？」

「以後再告訴你。瞧！看見那窗子，那和你們並排的那間牢房嗎？看見誰倚在柵欄上注視着我們嗎？……當那傢伙在面前時，要保持沉默。這是監獄長的走狗，馬上要去告密了。」

「我們和他有什麼相干？我們和他連『你好』也沒有說過一聲。」

「他什麼事也幹得出。最近幾天，他和卡拉察呂經常交頭接耳談論你們。要知道我今天是故意向卡拉察呂要茶。你們還不知道剛才在我們牢房裏的事！走吧，躊躇一會兒。」

囚犯們像鐘擺一樣或前或後地走來走去。太陽火辣辣地晒熱了石頭。值日看守推開了門，大聲叫喊：

「走吧！上法——法院去！該上法院去的集合！拐騙犯察姆呂，赫尤謝莫，偷雞犯皮察耳，努里，土地案犯德查諾格盧兄弟，殺人犯庫魯，阿利、奧爾芒扣郎，姆斯塔法，欠繳稅

收犯機械師哈桑、織工凱列什，殺了看守的罪犯鐵匠美美德，上法——法——法院去！」

今天去法院受審的囚犯們在門口集合了，憲兵給他們戴上了手銬。

在隔壁牢房中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向隔壁一些牢房打聽打聽，慢慢地對監獄熟悉了。監獄中有五間大牢房，幾間單身牢房和一些小籠子。所有牢房各不相同。在第一層樓裏，有幾乎見不到陽光和透不進新鮮空氣的牢房——「窮人牢房」。這種牢房，在伊斯坦堡監獄裏稱為「亞當老爺的牢房」^①。牢房中犯人們的衣服，通常是用一條舊麻袋做的。「窮人牢房」的囚犯經常要給那些有錢的囚犯服役，因此，把他們叫做阿雅克契，意即「奔走者」。在第二層樓裏，住着獄中的貴族——有錢的，或者在外面有有勢力的親戚的犯人。監獄中的牀位是只分給有錢的犯人的。倒楣的靠着門，挨近糞桶；好的就靠着窗子，挨近陽光和空氣；特別小房內則住着「老爺」們。

① 傳說上帝據土爲人，名亞當。亞當是赤身露體不穿衣服的。這裏的意思是說住在這牢房中的囚犯都是沒有衣服穿的。——中譯者註

目前在單身牢房內，除我們以外，還有兩個判處死刑的犯人。

老看守的房裏，掛着一塊上面題着「囚犯名單一覽表」的大黑板。我們監獄中約有三百個囚犯。

犯人大多是本地居民。當地的羣衆多在大船上當水手，當船工和捕魚，來給自己掙得一塊麵包。男人中有半數以上，不得不別的城市去幹零活；到工廠礦山去；到仲谷耳達克煤礦去；到穀物農場去。囚犯中有兩百多個是農民，工人較少，其中以工匠、手工業工人為多。政治犯也很少，約百分之十。近半數的犯人是由於殺人、報私仇而坐牢的。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地界、土地、牧場、水、森林、債務繼承等糾紛。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因為欠繳稅收而坐牢，其餘的則是由於搶劫、盜竊、走私等。其中許多犯人，約佔全部的三分之一，在逮捕時曾反抗過憲兵、警察或者稅收員。

通常是從這裏把判處長期徒刑的犯人押送到西諾普斯城堡去的。

這不是會面，是離別！

微風從海上吹來。波濤拍擊着海岸，均勻地發出響聲。海美化了我們的監獄生活。

聽到院子裏的高聲的談話聲和刺耳的突發的脚步聲。今天是探監的日子。在這天，囚犯們在院子裏總是東奔西跑的，所有的人神經都很緊張。

當探監人來了的時候，就把囚犯叫到拘留所，在那裏會面。當然，在探監人和囚犯之間是隔着鐵柵的，畢竟……

靠着鐵柵，蹲着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囚犯。鐵柵的另一邊有一個婦女，頭上包着色彩鮮明的頭巾。她全身蜷伏成一團，只露出眼睛和臉頰。

他們互相挨緊坐着……假使沒有鐵柵，他們會合抱坐着的！但是沒有！錆鐵棍兒分開了兩顆心……

「喂，費里科格盧，夠了！你的時間完了！」

值日看守粗野的聲音撕開了兩顆心，如同無情的斧頭將年輕的松樹幹劈成了兩半。女人站了起來，她用那充滿淚水的眼睛凝視着小伙子。那小伙子搖擺着，像喝醉了的人，幾乎站不住脚了。

正在給我理髮的監獄理髮匠，過去是個管馬達的工人。當警察專員企圖用武力迫使罷工的搬運工人工作的時候，他在港口毆打了警察專員，他現在就是由於這個所謂『抗拒警察』的罪名坐牢的。他那寬大的、鐵鍊似的手，看起來似乎粗糙、笨拙，但是它有着如此靈妙的

手指頭，它們這樣不費力地在我臉頰上動着寬的喇茲刀。

每次，當看守叫犯人與探監人分開的時候，「理髮師」牙齒咬得軋軋發響，他的鼻孔像奔跑着的馬的鼻孔那樣鼓起來，話像子彈般從咬緊的牙齒中不自主地射出來。

「惡魔……愛也好，痛苦也好，他們一點也不懂……」

接見的時間完了。院子裏的聲音震撼牆壁。某些人在笑，也許是痛哭……

這是什麼會面？這原來是離別……

我們不是張着破帆駛向大海！

土耳其的反動統治階級企圖藉刺刀、監獄和絞架的幫助來統治人民。他們鎮壓和肉體消滅所有表示抗議、追求平等的人，尤其殘酷地迫害我們——共產黨員們，力圖磨蝕我們的勇氣。但是沒有用，他們無論什麼時候決不能使我們屈膝！在我們後面，工人階級日益成長壯大起來了！

資產階級瘋狂了，因為它看到了無產階級——它的掘墓人的力量一天天地成長壯大。基馬爾主義者真想這樣作，把我們活埋在泥土中。他們想破壞我們和人民羣衆的緊密聯繫，因

爲他們看見我們從羣衆中獲得了我們的力量。但是共產黨員是特種性格的人，是經過特種鍛鍊的人。他們在許多國家的階級戰鬥的火燄中，經受了這種鍛鍊。

我們不是張着破帆，也不是乘着漏船駛向大海！我們有着堅強的組織——我們永存的共產黨！在我們的手裏有着正確的指南針和極優良的地圖——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我們的司令台上有着偉大的舵手和戰略家——斯大林！在解放鬥爭中，偉大的燈塔——蘇聯——給我們照耀着道路！我們的先輩在一八七一年，在巴黎街上顯示出了自己的勇敢。在一九一七年，我們的父輩們，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轉變了歷史的航程，在人類生活中，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爲什麼我們要輕視自己的力量呢？挽救了文明的強大的蘇聯正在一日千里地走向共產主義。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正在創造奇蹟。

瞧一下遠東吧！四億人口的中國站起來了。中國人民從自己的國土上趕走了那些坐在人力車上巡遊上海街頭的日本、英國、美國強盜。而在朝鮮呢？爲了自己民族獨立而拿起武器的朝鮮人民，給予美帝國主義者以沉重的打擊。在越南，胡志明的軍隊向殖民者復仇了。

◎中國現已有六億多人口，四億人口爲從前的習慣說法。——中譯者註

帝國主義者的腳底下的土地在燃燒！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內，人民爲了自己的權利在鬥爭，爲民主、爲自由在戰鬥。

而在我們土耳其呢？

我們的鬥爭一天天地愈來愈尖銳了。戰士的行列在壯大，我們黨在人民中的威信在成長。但是我們有着弱點和錯誤，須要更有力地、更好地組織羣衆。我們的力量的源泉是無窮的，我們人民有着民族解放鬥爭的傳統。回憶起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當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將自由之風帶到了土耳其，而喚起了我們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那個時候，薩卡爾雅江由於英雄們的鮮血而變紅了，工人們忘記了休息，日以繼夜地準備着民族解放戰線上的武器。一些純樸的農婦——卡齊邦、法吉瑪和許多其他的人——用自己的肩頭往戰壕裏運送彈藥。那個時候，人民經歷了許多痛苦：鄉村被燒光了；城市被毀壞了；嬰兒的屍體橫臥在廢墟中。美國和英國的掠奪者們，駕駛着三萬五千噸戰艦靠近了安那托利亞海岸，以轟擊我們的國家來威脅我們。他們唆使希臘國王康斯坦丁的僱傭軍隊，唆使安查烏爾保皇派的匪幫「哈立法軍隊」來反對土耳其人民。我們的父兄們大無畏地和這些多頭怪蛇戰鬥了。

我們，作爲一個民族和國家，如果沒有蘇聯，那時便已被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毀滅了。

慕馬爾主義者千方百計想向人民蒙蔽這些事實，我們的任務就是使人民經常記住這一切。我們無論何時不要忘記我們的戰鬥傳統和我們——黑暗日子裏的朋友——土耳其人民是這樣稱呼蘇聯的……

「哈拉朔……塔瓦里什……巴爾巴……」

濤聲靜下來。烏雲遮住了太陽。夜快要降臨了。

就在那裏，在那監獄的小院子裏，燒着一些冒煙的小火盆。這些小火盆令人聯想起被悲哀蒙糊了的人們的眼睛。在小火盆上的小炒鍋裏，囚犯們自己煮着菜湯。水汽從屋簷下冒出來。一個赤腳的農民囚犯站在一隻炒鍋旁邊，貪餓地望着。他有一張發黃的、沒有一點血色的臉孔，是一個長久飢餓的人常有的臉。他瞇縫着眼睛，舐着嘴唇，用雙手擦着塌陷下去

○ 帝國主義者爲了摧毀土耳其的民族解放運動，起先是委託蘇丹來執行這個任務。蘇丹把各種地痞、流氓組成了「哈立法軍隊」，由賈兵安查爾領導，派往安那托利亞。可是，「哈立法軍隊」在安那托利亞游击队打擊下，很快便粉碎了。以後，帝國主義就轉入公開的武裝干涉，一九二〇年六月，由英國供應武裝、彈藥和教育的希臘軍隊從伊斯密爾出動，進攻土耳其游击队。

○ 俄語譯音，意即：「好的……同志……鬥爭……」。——中譯者註

的肚皮。

開始分配口糧了。囚犯們從「窮人牢房」匆忙地跑出來，圍着麵包擁擠。

那個如此憂鬱地凝望着火盆的農民，跑回自己的牢房。咀嚼着領到的一塊不到一個拳頭大小的黑麵包。

夜間巡查了。看守驅趕囚犯各回牢房，像趕羊子進欄一樣。

小院裏沉寂了。

*

*

*

和我們作鄰的是兩個戴着手銬的死刑犯。晚上，我們是在鎗鎗的噠噠聲中入夢，清早又從高談闊論中醒過來：被判處死刑的人，才能這樣真心的交談。

每天晚上，看守和憲兵搜查牢房。他們尋找禁止我們用的紙和鉛筆，檢查死刑犯的鎗鎗，搜查牀鋪，看是否有刀子或剃頭刀。有一回，這兩個死刑犯和其餘的囚犯一道，拆毀了第一層樓一間牢房的牆壁。夜晚殺掉了哨兵。但是他們沒有逃跑成功。他們負了傷，被抓了回來。其餘的都跑了，上山去了，在那裏組織起「切切」——一支起義的隊伍。起義者的首領，是一個名叫努斯烈特的農民，「切切」英勇地和憲兵圍剿隊戰鬥着。

我們的鄰居——死刑犯的案件，已經高等法院判決，但是還沒有被議會宣佈。雖然法院

沒有任何證據，然而，還是誣告他們殺害鄉紳霍爾多羅施而判以死刑。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被殺者的親戚有勢力。他的姓子法赫里·庫爾圖盧什是土耳其的一個法西斯首領——所謂共和人民黨的頭子之一。但是，現在也有人在保護我們的鄰居。他們的山上的同志使霍爾多羅施一家人經常的擔心害怕。不多幾天以前，他們焚燬了本地一個鄉紳的領地。農民們幫助着起義者。

死刑犯中有一個矮胖白髮的人，總是蹙着眉頭嚴厲地望着，大家叫他船長奧斯曼。他的同志是個魁梧，端正，有着鷹一般外型的人。未坐牢時是個馬具匠，在手工業市場工作，大家叫他厄克施奧格盧。他有着輕柔愉快的歌喉，經常在晚上唱歌：

前进！向敵人！

敵人逃避游擊隊的子彈。

呵！霧瀰漫在山崗上……

當我們聽着他的歌聲的時候，在我們的眼前，湧現出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歲月裏，忠誠勇敢地和侵略者戰鬥的工人和農民的形象。而馬具匠厄克施奧格盧自己便是這次解放鬥爭中的無名英雄之一。我們與厄克施奧格盧和他的同志親密地交起朋友來了。幾乎每天早上，當牢房門剛打開，他們就來找我們。談論着手工業工人和農民苦痛的命運。朋友們詢問我們一些

國際事件，我們却不能夠給他們談什麼，因為不給我們報紙。我們只能就聽來的一些新聞作些解釋。

馬具匠厄克施奧格盧是個快樂的、善於交際的人。他常常嘲弄船長奧斯曼，而船長奧斯曼從來不懈火，仍是很親切地望着自己的同志。他在民族解放戰爭最艱苦的日子裏，曾從蘇維埃海港運來武器和彈藥。我們請求他談這個。船長奧斯曼是不輕易說話的，他斷斷續續地說道：

「俄羅斯那時也很困難。所有邪教徒都攻擊蘇維埃。但是，當我們抵達那兒的時候，俄羅斯人像親人樣迎接我們，很快地裝滿我們的船隻，並護送我們回家。要知道，他們送給我們的都是他們自己也感到很需要的東西。假使不是俄羅斯人，難道我們能夠對付那些侵略我們領土的外國野狗嗎？蘇維埃幫助了我們，我們就將英國人、美國人從伊斯坦堡趕出去了，把希臘強盜從安那托利亞趕出去了。今天還盤踞在安卡拉的惡魔們，希望我們忘掉這一切……但是我們記得這一切。直到現在為止，在我的耳朵旁，還響着那個最後一次從阿納帕護送我們的俄羅斯海員的聲音……『哈拉胡……塔瓦里什……巴爾巴……』」奧斯曼沉思地回憶着，用俄國話說着這幾個詞。

被關在監獄中的白了頭髮的奧斯曼，想用這些話來表達出土耳其人民對於偉大的鄰邦

這就是塔什契·哈桑給兒子們的遺囑

礦山位於城郊，是屬於一個股份公司的，那裏正在開採鉛礦石。他們騙使我們這些被判勞役的囚犯到這些礦山去，據說股份公司與檢察機關當局，關於這個已接洽好了。省長和法院院長從公司方面得到了「補助金」。公司方面也收買了檢察機關和修路工頭。

早晨，憲兵將犯人分開，有的去路上搗石子，有的去礦山工作。然後給他們戴上手銬，又用一根長鏈條繫住他們，兩個一排地帶走了。礦山中的工作條件是可怕的，除了鵝嘴鎬和鐵梃外，其他什麼工具也沒有。工人們負起裝上礦石的肩籃。人們常常被倒塌下來的岩石壓死。預防傷亡事故的措施一點也沒有着手做。

土耳其的所有其他礦山和礦坑中的工人情況，同這個鉛礦山中被強迫工作的囚犯們的情況也差不了多少。到處都是用落後的方法、陳舊的設備來進行開採，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對於工人的任何醫療設備都是沒有的。過度的勞動，經常的營養不足，可怕的居住條件和疾病，尤其是肺病，——這一切，每年要將成千的生命送入墳墓。雖然從工人的工資中扣留有

百分之五的所謂社會保險費，但是由於不幸事故而死亡或殘廢的工人的家屬，只落得咒罵和侮辱。

在土耳其，按照憲法是禁止強迫勞動的。但事實上人民經常被強迫勞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義務勞動被規定為特別法律。因為安卡拉政府應以鎢、銅、黑鉛、棉花和糧食去供應希特勒德國的軍事機器。以伊諾努、薩拉喬格盧和塞拉爾·拜亞爾○作為股東的「出口聯盟」，在與德國的貿易中，賺了好幾百萬。甚至戰爭早已結束了，而有關義務勞動的法律還繼續施行到現在。目前，在仲谷耳達克和一些邊遠地區，竟用武力驅趕農民去礦坑中工作。

昨天，在礦坑工作的一個犯人，被沖塌下來的石塊打碎了腦壳。同志們抬來了那打傷了的屍體。可是，監獄長下令拒收屍體：

「我不是墳場看守人。」

不錯，他不是墳場看守人，而是死亡之宮的劊子手。憲兵軍官確定他的工作只是繳出活的或者是死的囚犯。而「黑鉛開採股份公司」，却不願在這件事情上沾手。經過長期的爭吵，

① 伊諾努現在是土耳其共和人民黨的領袖，塞拉爾·拜亞爾現在是土耳其的總統。——中譯者註

問題才轉到上級機關解決。囚犯的屍體通宵在暴雨下擋在監獄大門旁。今天近中午的時候，檢察機關才算決定將他埋葬。

城市公墓是在監獄後面，我們從「窮人牢房」的一扇小窗中望着墳地，看到幾個囚犯在憲兵監視下挖着墳坑。昨天在礦坑中被打碎了腦壳的人的屍體，通宵淋着雨，而現在，就這樣無衣無棺地被埋進了泥土。這是個莊稼人，大家叫他維涅克利·塔什契·哈桑，由於自己的土地被掠奪而殺了人，因而被判了十五年的徒刑。他以自己妻子的生命來打賭，假使十五年後他獲得了自由，一定要收回被奪去的土地。如果他做不到，他在遺囑上也要自己的兒子們為他做到這一點。現在，維涅克利·塔什契·哈桑躺在一棵柏樹旁的墳墓中。但，他的兒子們將為土地進行鬥爭。

要知道，這並不是開玩笑，正當六百萬沒有土地的農民需要「土地！土地！」的時候，地主和封建主們却靠着一千三百萬土耳其農民過着生活，從他們身上榨取着血汗。農民問題，引起經常衝突的沒有解決的土地問題，使千百萬人們遭受着無窮的痛苦。這些問題擺在人民面前顯得更尖銳，更嚴重了。只有共產黨是指示給農民一條正確的鬥爭道路的、唯一的黨，也只有它才能幫助他們獲得土地。

寡婦維涅克利·塔什契·哈桑從鄉村來了。她倒向她丈夫墓旁的柏樹，痛哭起來。看

守交付遺物給她，後來，隨便地遞給她一張什麼小紙就走了。痛哭着的婦人的腳旁擺着亡人的全部家產：洋鐵盆子，泥鉢子，破爛不堪的被子。她的手上拿着法院醫生的證明——是替「黑鉛開採股份公司」辯護的、蓋有印鑑的一張小紙。

一切一切

布爾什維克領我們到他的牢房裏去。我的同志開始教他識字，他一步也不離開我們。他從來就不會有機會在學校裏唸書，但是他對一切却理解得非常快。這是一個生氣勃勃、聰明的、有着頑強性格的小伙子，一個大辯論家。囚犯們都喜歡他。雖然他落進監獄時還是個小孩子，但一點也沒有被腐蝕。

和布爾什維克同住在一間牢房內的另外一個少年，大概只有十二歲左右。他與戰鬥在羣山中的努斯烈特農民部隊有聯系。憲兵捉住了這孩子，殘酷地毆打他。他曾跑到城中清真寺，槍殺了彼里利，一個最殘酷的本地高利貸者。監獄中大家都叫他切切——游擊隊員。布爾什維克關懷切切像關懷小弟弟一樣。切切也想學文化，他弄到了一個練習本，鉛筆，靠我們的幫助學會了全部字母。他寫的第一個詞就是「切切」。

烏鵲不啄烏鵲的眼睛

布爾什維克和我的同志躺在破蓆子上。我們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切切張着嘴傾聽着。

「你說，我們的政府是有錢的地主老爺和大腹賈的政府。法院，憲兵也是他們掌握着，是這樣嗎？」

「難道不是這樣嗎？誰坐在這個監獄裏？都是些窮人——農民，漁夫，手工業工人……」

「不是的，停一下！你說，窮人，那麼卡喇法特契呢？他原是個商人哩！還是共和人民黨的黨員。你說過，共和人民黨是個有錢人的黨。」

「首先，監獄裏是有兩三個財主的，但他們坐牢是因為他們想掠奪其他的財主。要知道財主的政權是建立在私有制上，如果有誰侵犯資本和財產，即使是親生的兒子，財主們也是不容情的。」

青年人驚奇地望着我的同志的臉，什麼「財產」？「資本」？他不懂這些名詞。因為他一

貧如洗。

「至於談到共和人民黨，不錯，這是財主們的黨，人民的敵人的黨。是些什麼人在裏面呢？銀行家，地主，工廠主，大商人，封建主，富農，經紀人，新聞記者，官吏，律師。他們互相傾軋，互相角逐……財主們更廣泛地包辦一切。一般的看，他們和睦相處；深入一點，就看到了內鬨。幾乎只要觸動了誰的錢荷包，那麼就有一場爭鬥。」

「他們這羣狗，讓它們互相去咬吧！」

「是倒是這樣，但是要知道他們是爲了有關剝削我們的問題而爭吵的。就瞧瞧這沿岸吧，馬塔拉舍，巴耳塔，庫爾多格盧，克費利以及其他鄉紳們，在這方面他們是互不相讓的。但是當反對農民，反對窮人時，他們又通力合作了。」

「烏鵲不啄烏鵲的眼睛。」

「這些烏比烏鵲還壞，就拿卡喇法特契來說，他曾經是個高利貸者，後來又想搶奪哈耳多茲農村農民的橘子林。但是馬塔拉舍的手似乎更長些，他搶去了橘子林。卡喇法特契就暗地裏唆使農民反對馬塔拉舍。現在，這些頭腦簡單的農民坐在『窮人牢房』裏餓瘦了，而別斯蒂日·格喇茲·卡喇法特契在監獄中還像老爺一樣地過着日子。馬塔拉舍也早已不再追究他了。」

一這是不錯的。我知道卡喇法特契這隻豬，監獄長第二！他經常每天晚上被釋放回家，因為他在這裏會發生過兩次殺人事件。而現在他正嗾使囚犯來咬我們，他說：‘共產黨員是我們的敵人。他還說：人民也好，父母也好，家庭也好，共產黨員是不承認的。’

談話就是這樣進行着。這種談話，對於布爾什維克，對於切切，都是一種階級仇恨的教育。

大國民會議議員

正下着雨，烏雲低沉沉地籠罩着。監獄沉浸在昏暗中。在這樣的天氣，囚犯們是不出牢房的。一切都似乎死盡了。突然，寧靜被一陣狂暴的吵罵的喧囂、喊叫打破了。

「拉皮條的傢伙……狼心狗肺的傢伙……」

他們把卡喇法特契拖到平台上，用腳踢他，用拳頭塞進他嘴裏。

囚犯們都從牢房中跳出來，吼叫，咒罵。一個白鬍子囚犯叫道：

「不要打死他，免得沾污了手，我們用其他的辦法來對付他！」

卡喇法特契的褐色皮膚漸漸變得慘白了，像殮衣一樣白。囚犯們從他身上脫下褲子，

掛在他脖子上，用燒黑了的鍋底擦在他臉上，之後把他拖到院子裏。但，卡喇法特契現出無所謂的樣子——他高興，因為他仍活着。

正當他糾纏阿雅克契——「窮人牢房」中的一個窮苦青年農民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和年輕的喇茲人契普奇當場拿獲了這個高利貸者。卡喇法特契在整個監獄中的人們的眼光中是極可恥的。

這次事件打亂了暗探局和檢察長的計劃。現在囚犯們已不再輕易相信別斯蒂日·格喇茲爲了糟踏共產黨員所不吝惜的那種誹謗了。

幾年之後，我曾經有一次聽到卡喇法特契的消息。

當共和人民黨開始失去立腳地的時候，伊諾努的威望一點也沒有了。資產階級着手組織新黨，組織一個比其他政黨更反動的黨。這是資產階級爲了挽救反動統治集團的最後破產，見機而作的。那時候拜亞爾和他的夥計建立了所謂民主黨。您想得到嗎？卡喇法特契已成爲這個黨的最熱烈的贊助者之一了。他在廣場上大聲疾呼地發表演說，把「美援」吹得天花亂墜；議論着「道德」和「榮譽」，誹謗着共產黨員。卡喇法特契真適合總統的口味，像報紙

⊖ 土耳其爲回教國家，其人死後，多以白布裹身，故習慣以「殮衣」形容「白」。——中譯者註

所報道的，總統已確定他爲安卡拉廣播電台台長。可是，不久之前卡喇法特契又高陞了——他已經當上了大國民會議的議員了。

我 們 唱 歌

按照檢察長的要求，審訊至今仍被延擱着。現在是在晚上押解我們上法院去，決定祕密審訊我們，任何人也不許放進法庭來。法官提出了一些問題，但我們一聲也不吭氣。

檢察官仍舊堅持判處我們死刑。

監獄中，暫時還准許我們和其他囚犯在一起。但是，看起來這並不會有多久了。

我們睡在光禿禿的鋪板上睡了有兩個月之久，後來囚犯喇茲人送給我們一條多毛的布爾卡^①，現在我的同志就裹在布爾卡裏面睡着了。

我站在窗子的鐵柵旁沉思。這裏海岸上的天氣變化得多麼快呵！剛下過雨，現在太陽的光芒又照耀在波濤中了。

① 布爾卡，是高加索一帶的一種頭斗篷。——中譯者註

我輕輕地用口哨吹着普京進行曲。

鐵鏈的噹啷聲使我從沉思中清醒過來。在牢房門限上站着我的鄰居——死刑犯。我的同志也醒了。

「請進吧，船長！幹嗎站在門限上？」

「您最好唱唱昨天我們聽到的那支共產黨員的歌吧，只要隔牆聽不清唱什麼就行。」

「呶，請坐吧！朋友們！假使願意，我們就唱個共產黨員的歌吧！」

造物者沒有賦予我一個歌喉，同志老喜歡嘲笑我的歌聲。但是爲了發抒情感，我們忘掉一切地唱着，唱着。爲了滿足船長的要求，我們現在低聲地唱起來：

列寧主義是領導我們前進的旗幟，
在這旗幟的蔭蓋下，
我們走向神聖的戰鬥！

粉碎舊世界，
建設新世界，
喚起一切被壓迫的人們！

我們唱得愈來愈高。歌聲衝破鐵柵，飛出了監獄。從其他牢房中來的囚犯擠滿了我們狹

窄的小籠子。小院子裏的脚步聲靜止了，整個監獄沉寂下來，在傾聽。我們領唱着伊斯密爾罷工者的歌，可是院子裏響起了憲兵的哨聲。

「停止唱歌！各回牢房去！各回牢房去！」

夜間巡查開始了。看守正清點囚犯，但是在這個晚上情況不平常，點名的時候，檢察長、監獄長和憲兵隊長都來了。最先是將囚犯塞進牢房，以後挨個兒喊來進行搜查。搜查之後，又把所有囚犯在院中排起隊來。

一些憲兵和看守巡視着牢房。只聽到馬靴的響聲。突然，其中一個憲兵叫喊起來：

「在契普奇的牀上尋到了一柄刀子！關到禁閉室去！」

卡喇法特契——別斯蒂日·格喇茲——討厭地露齒咧嘴地笑過後，望着我們。這壞蛋在報復了！

他們重新將囚犯趕回牢房，關上門，插上門閂。天色朦朧下來。我的同志用寬大的步伐在丈量着牢房，披散着自己金黃的鬚髮，獨自咕噥着什麼。屢次重複着他添進去的幾句：

寂靜之中——

我們沉默着……

可是，躺在槍筒裏的子彈，

在沉默中是可怕的，

大地上沒有發現其他的聲音
比我們的沉默更有力量！

蟒蛇和鬣狗

監獄中的日子過得很慢。過一天——長年監禁的許多無盡頭的日子中的一天——是多麼難挨，像用自己呼吸的溫度來溶解焦油一樣。指示時間的指針，像重載的帆船，行駛在無風的天氣裏。幾分鐘如同幾年。

乍一看來，所有的日子都好像一樣。但是以爲在監獄的四牆之內，生活不能向前進，則是不正確的。不是這樣的，在這些潮溼的石牆之內，鬥爭在繼續着。

夜半，朦朧閃爍着的燈光刺着眼睛。出乎意外地牢房門敞開了。憲兵軍官和老看守走了進來，憲兵軍官轉向我說道：

「穿起衣服！省長先生請你去！」

說真的，我有什麼可穿的呢？僅僅跛了便鞋。我的同志沉默地注視着我，大約，他在這

一剎那間泛起了不安的思想。

我在警衛隊的押送下走出了監獄。省長的私邸位於海岸邊，石頭建築物被常春藤纏繞着，四周圍繞着野櫻桃和木蘭。海港中閃爍着船上的燈火。因為新鮮空氣頭感到有點昏。

憲兵留在省長私邸的大門口，軍官放我進去，我爬上了樓梯。

在雕有蘇丹的花紋字的大門旁，站着一個警察專員。我走進寬大的辦公室。大窗臨海，

地板上鋪着地毯，天花板和牆上有著古代的壁畫。蘇丹時代省長的大安樂椅落入了我的眼中。

基馬爾主義者——一小撮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地主利益的政治投機家——將蘇丹的國家機器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了。他們僅僅貼上一張「T.C.」(土耳其共和國)的商標在這部暴力和專橫的機器上，而實質則一點也沒改變。省長，將軍，法官，官吏，警察，憲兵——所有這一切都是從君主專制的土耳其殘留下來的。

一個黑臉的老頭，有着肥得摺起了好幾層肉的脖子和下垂的兩頰，斜倚在深深的安樂椅內。我馬上知道這是省長了。人們叫他「大肚子阿拉伯人」，和他並排坐着一個乾瘦個兒、金色頭髮的人，嘴裏啣着一支捲煙，簡直像梗着一根棒子似的。他有着飢餓的蠻狗般的眼光。我的背後站着一個軍官。

省長咕嚕嚕地喝着咖啡。把杯子放在指尖上旋轉，似乎在想要些什麼鬼把戲。

大肚子阿拉伯人老早就替自己博得了殘酷劊子手的聲名。在阿爾特溫和阿爾達諾什，按照他的命令，成千上萬的阿爾明人——婦女、老人、小孩子們——從陡峭的岸上被拋到喬魯赫河裏去。他是喇茲人的死敵，他焚燬過多少喇茲人的村莊！直到現在，喬諾的村子裏還留下有被焚燬的廢墟。這個法西斯匪徒是血腥的暴徒之一。安卡拉統治者用這些人的手來實行少數民族土耳其化的政策。

我站在桌子前面。省長和乾瘦個子從頭到腳打量着我，我也用眼睛直瞅着他們。不知道他們將從哪方面向我下手。

大肚子省長動了幾下，他的頭往前伸了一伸。在這個時候，他好像一條蟒蛇，可是，我不是隻鬼子。最後省長的嘴脣拉開了。

「共產黨是什麼人？」他嘶啞地叫着。

我抑制住自己，平靜地回答：

「按照你們的說法，就是某一種人。」

在談話中乾瘦個兒插進嘴來，他將一張不大的紙片伸到我面前：

「瞧！這是你們的，你的一夥人寫的！」

他很快地把傳單收回去了。我僅僅來得及看清前後幾個大字母：「向勞動人民……」，

「共產黨」。

乾瘦個兒眼睛直瞅着我，後來，又從桌子上拿出一些像片來，一張一張指給我看。

「不知道，不認得，」我回答。

「他們供認和你有聯繫。」

「不對，這都是謊話！」

「得啦！不承認，反正救不了自己的命。」

很明顯，他們所以晚上把我傳來進行審訊，是因為想用詭計來詐取我的口供。假使他們手中有真憑實據，就不會這樣來審問了。

傳單使我很高興，這說明了工作沒有停頓下來！但是熟人們的像片和名字，痛楚地壓抑着我的心，這就是說他們又被逮捕了。

省長斜倚在安樂椅中，凝神望着我，後來又注視着印刷物，最後對透過牙齒漫不在意地站在我後面的軍官說：

「帶下去！」

當我走出辦公室的時候，乾瘦個子突然在我後面說道：

「你總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英國人齊亞

確實，我曾經和他又碰過面。我要提前講一講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但先用幾句話把他交代一下。在暗探局，他是反共部的主任，並曾以英國人齊亞的綽號出名的。遠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當伊斯坦堡被協約國軍隊佔領的時候，他就是英吉利友人協會的一個積極分子。他曾在馬克斯魏拉上校主持下的英吉利國家情報局工作過，馬克斯魏拉上校那時領導過伊斯坦堡的英國偵察工作。在那時候，多少愛國志士在駐有英國偵察隊的阿拉片罕地下室中被迫害而死！

我第二次與英國人齊亞相會，是由無指人哈莫吉把我從牢房中押解到他那兒去的。一九五〇年，在伊斯坦堡一次審訊共產黨員的時候，無指人哈莫吉發誓證明說，他在暗探局工作已三十六年，是反共部領導人之一。在伊斯坦堡被佔領期間，他在加拉特——卡拉凱伊區的美國軍事警察署中工作……那時候，伊斯坦堡暗探局和現在一樣在薩納薩爾洋罕大廈。那時，土耳其的暗探——這些英國人、美國人的奴才，在薩納薩爾洋罕大廈的地下室裏拷打愛國志士們，正像他們現在在樓上的牢房中拷問共產黨員們一樣。英國人齊亞、無指人哈莫吉、

紅髮基馬爾、黑髮基馬爾和其餘的惡棍，——這些就是基馬爾主義者政權的支柱。殘暴不仁，貪贓枉法，盲信盲從，——這就是他們的統治原則。

我第二次與英國人齊亞的會見和第一次有些不同。這一次的佈置是另一樣的：靠着房間的牆壁排隊站着手中拿着長棒的便衣警察。在地上的血泊中躺着一個人，一下子分辨不出是活的還是死的。他們問他認不認識我；向他潑冷水，但是他不能恢復知覺了。以後，他們提起他的手腳拖了出去。

英國人齊亞像隻野獸一樣撲打我。但是我第一拳就把他推倒了。那時候，他們捉住了我，用什麼重東西打擊了我的後腦壳……

當我稍微恢復知覺的時候，看見了英國人齊亞的一隻眼睛腫了。他用鐵鎚鎚破我的皮膚，用點着的煙捲塞進我的傷口裏……我的雙手被綑綁着……

……每天，他總要發明一些新的刑罰。

有一天晚上，英國人齊亞又把我抓去和一個女紡織工齊伊涅特對質。

「認識他嗎？」他問她。

「不，不認識，」她平靜地回答。

英國人齊亞轉向並排站着的無指人哈莫吉說道：

「這娘子有個吃奶的兒子，喂！來吧，來看看！」

紅髮基馬爾和黑髮基馬爾撲向齊伊涅特，撕毀她身上的衣服。無指人哈莫吉用一根長針刺入齊伊涅特的乳房中，血激射出來。但是，女紡織工的嘴裏僅僅說出：

「不認識！」

齊伊涅特失掉了知覺倒下去了。我遍體鱗傷，沒有力氣站立起來，不能夠庇護她。

我懷着深厚的敬意記念着這位婦女。她了解我像了解自己剛生下的孩子一樣。領導伊斯坦堡紡織工人和烟草工人聯合罷工的委員會曾在她的房子裏開過會的。

* * *

經過了若干年，一個清晨，在伊斯坦堡的一個鑄造廠近旁，從尤克謝卡耳迪雷馬到庫列季比的陡坡上，聚着一羣行人。階級上躺着一個屍體，頭朝下，腳朝上，似乎吊着。黑色的血沿着石頭淌着。在屍體的心窩處插了一把大布魯斯刀子。這是曾經向英國人齊亞密告齊伊涅特和許多其他革命工作者的頭號特務的屍體。

我們唯一的武器

……在憲兵的押送下，從省長那裏回到了監獄。我走進院子。我的同志站在窗旁，凝望着黎明前的煙霧。我一跨過門限，他就撲向我。我們擁抱着，交談着在省長那裏發生的事情。我們躺下，睡得很香。

這所監獄有一點很奇怪：雖然每天進行檢查，但囚犯們仍有刀子，短劍，甚至連發手槍。販賣麻醉劑看來很祕密，可是人們公開地吸食它。違禁商品的販賣者也很多。一直到監獄長和憲兵隊長止，所有的人都糾纏在買賣交易中。但是書和報紙是不能傳到監獄中來的，第一，囚犯中幾乎沒有識字的人；第二，把刀子放在囚犯手中，用鴉片麻醉他們，既便於統治，也有利可圖。

我們被拘禁在海岸上的這所監獄中，已有三個月了。享有了些微的自由，白天甚至准許我們和其他的囚犯在一起。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能得到任何報紙和書籍。我們一點也

不知道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也不能與牢牆外邊有所聯繫。要做到這一點，目前我們還不能依靠同情我們的囚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敵人的陰謀詭計了。情況就是這樣，我們這種暫時的「自由」不值一個錢。

可是，也有另一種情況，我記得我在契格爾河岩石岸旁的古堡中的監禁生活。那塊地方，真是如同傳說中的鳥飛不進、商隊通不過的地方。這是基馬爾主義者把它變為廢墟並注滿了鮮血的庫爾季斯湯①。

我們被拘禁的那個掩蔽室四面圍有兩公尺厚的牆。甚至在本監獄中，我們和其餘的囚犯看來也已被完全隔絕開來。五年中從沒有一次准許我們在內院中散步。暗探局在我們背後佈置了專門監視。暗探局長蒂克沃果洛維·歐思芒老愛吹牛，他說在這個古堡中沒有他的允許，即使是一隻蒼蠅也不能飛進來。政治犯中混有奸細。在五年的歲月裏，我們沒有一分鐘停止與他們作鬥爭。黨的極嚴格的紀律，被共產黨員的崇高稱號所鼓舞的責任感——這就是我們的武器。

但在這種條件下，我們還是找到了不僅聯繫庫爾德囚犯，而且找到了與監獄外邊的庫爾

① 庫爾季斯湯為土耳其邊區，庫爾德人聚居地。靠近伊犁和蘇聯。——中譯者註

德農民聯系的方法。雖然有着堅厚的牆壁和把我們與外面隔絕的七重鐵門，可是我們仍能夠與朋友們聯系。他們爲了我們，把列寧主義問題和論列寧主義基礎送到古堡中來。於是，我們讀到了斯大林同志寫的書。以後，我們又能把這些書轉送給囚禁在安卡拉監獄中的我們的同志們……

而這裏呢？監獄靠近着巨大的海港碼頭。從柵欄中，我們看見郵船開進和駛出。但我們不僅一點也不知道在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甚至連我們周圍海岸邊發生的事情也不知道。而在這個時期，薩姆松工人罷工了，與警察和憲兵發生了衝突。在埃及格利，罷工者將勸誘他們上工的奸細艾特赫馬·魯希拋到了海裏。

皮鞋匠努里從伊斯坦堡監獄轉解到我們這兒來。他是一個聰明的小伙子，安靜而自信，說話中經常夾有加拉特碼頭工人和阿克薩拉雅近人的令人難懂的暗語。從他那裏我們知道了在伊斯坦堡監獄中關有近百個共產黨員，他們宣佈了絕食，這中間也有婦女。關於絕食的消息和囚犯們的要求曾登在報上。我們的同志們在那裏全給戴上了镣鏹。有一次在法院門口，他們與憲兵發生了戰鬥，許多人受了傷。努里還舉出了一些我們熟人的名字。

現在我才明白，夜晚傳到大肚子阿拉伯人那裏去，以及英國人齊亞從伊斯坦堡來到這裏，是回什麼事了。

從努里那裏，我們甚至知道了我們的相片登在標題爲「被死刑威脅着的共產黨員」的報紙上。這樣就更加妨礙了暗探局想在監獄裏來謀害我們的計劃。人民知道我們被囚禁着，這就是為什麼檢察機關對我們的審訊延期不決的原因。

我們並沒有在這裏無事閒坐。我們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些人，在監獄中的漫長歲月裏，我們學會了一些東西。

十一月七日

在我們的監獄中，有一個叫鐵匠阿利的囚犯。這是一個穩重、受人尊敬的人。高個子、黑頭髮、一付麻臉，嘴裏常含着煙斗，他戴着一頂尖頂羔皮帽和穿着一件黑色的長的埃及里——一件同時充當長衫的襯衣。阿利是因爲欠繳稅款而坐牢的。

鐵匠阿利經常和船長奧斯曼、馬具匠厄克施奧格盧在一起，不離開他們。今天阿利邀請我們到他牢房中去，給所有的同志以及我們定購了咖啡。

他用那起了繭的手指頭，稍稍捻着那長長的、像結了一層霜似的白鬍子，說道：

「我們做的活很苦、很髒，可是我們製造着一些出名的、有趣的東西。熔鍊鋼是多麼

愉快的事呵！而說到製革，誰又能夠像我們的厄克施一樣，作出這樣的花皮煙袋呢？至於紡織工作，這兒全都是老手！我們熱愛自己的勞動，自己的手藝，可是，在我們這個該死的國家裏，靠手藝是養不活一家的。原本是能夠另一個樣的……

鐵匠思索着，慢慢地敲掉煙灰，突然愉快起來，繼續道：

「不是扯謊，事情是這樣的……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英國人和美國人早已進入了伊斯坦堡，他們出現在我們海岸上。我們的被俘人員回來了。還記得，馬鞍匠美赫美德、鍋匠哈米德、船工杜爾姆什也在那時候很健壯地回來了。每天晚上，我們隨便找個房子集會。他們講給我們聽：在俄國已經推翻了沙皇，人民站起來了。工人們走在前頭，共產黨領導着他們。他們的領袖叫列寧，人們說他是非常公正的。他們趕走了老爺們，把土地分給了農民，建立了蘇維埃，並且說過：『願世界上所有各民族都生活得像兄弟一樣。』」

「這個時候，城裏宣佈很快就要進行市區選舉了。當這個消息剛一傳到市場時，那些過去被俘過的人便決定：我們自己來搞蘇維埃——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夠了！受夠了！我們不希望那些富農和老爺們騎在我們頭上！』

「一天早晨，我們還沒有弄清楚是回什麼事，當我剛要打開作坊的百葉窗，一下就看到了鍋匠哈米德。

「『打開百葉窗，阿利！』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成立蘇維埃！』

集合了所有我們手工業工人，弄到了一面紅旗，正像我們土耳其旗子，只是沒有半月和星；被鐮刀斧頭代替了。這面旗子交給了我，並告訴我不要脫掉圍裙。每人都佩戴了紅帶子，有的繫在紐扣孔內，有的繫在頭巾上。大家經過舍伊湯帕扎爾往烏茲察爾施去。一邊走一邊喊：『蘇維埃萬歲！』

「我們還沒有走近省長私邸，就在碉堡旁的曠場裏響起了槍聲。我把紅旗高高地舉在頭上，像新娘的面罩一樣……商人關上了店鋪逃走了……」

「這時，有個不大的起義隊伍在我們這個區內進行活動，起義隊伍的領導人是一個名叫凱切利的農民。他是非常憎恨恩維爾將軍的，假若這個傢伙撞在他手裏的話，他真會把他碎屍萬段。農民們可都愛戴凱切利，算起來他還是我們的馬鞍匠美赫美德的親戚呢。」

「原來，我們的人悄悄地送了消息給凱切利，他便帶了隊伍下山來了。隊伍的第一件事，就是進攻監獄。打開了我和你們現在住着的這所監獄的大門，釋放了所有的人。我們闖進省長的私邸，可是連他的影子也沒見到。」

「我一直都把紅旗扛在自己肩上。從監獄裏解放出來的人請求着：『給我，我們來拿！』

但是我沒有給他們。我看到人羣中越來越多的人拿起了武器。

人們闖入法院，一直闖到法庭。這時候法官正向一個農民說：

『帶上證人來！』

『凱切利跳到法官的座位上，大聲叫道：

『他們這些都是證人，來吧！』

『解散了法庭，對被告說道：

『走！叔叔，把自己的土地拿回去！』

『被告還站着，慌忙地東張西望。

『這天直到晚上，街上都擠滿了人。

『我們在廣場上呼喊：『召集議會，建立蘇維埃！』

『當局和憲兵都躲起來了，一個富豪也不敢在街上露面。第二天，附近鄉村的人民也擁來了。發生了饑荒，我們就打開倉庫，分發玉米黍、鹽給貧農。擬好了蘇維埃名單，我被提為候選人。據說，一定要選舉。

『我們整個手工業市場翻身了。但是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鄰近的費切科茲村

發生的事情。我們打開了監獄，而鄉紳們的田產却沒有動……

「過了三天，我們已經準備好選舉蘇維埃。就在那個時候，從特拉布仲派出了軍隊反攻我們。他們進了城，開始射擊、逮捕。我們不得不到山上去，到傑米爾達格去。我們很長一個時期一直掌握着武器，政府曾經追逐過我們。以後，爭取獨立的戰爭開始，我們便上了前線。

「這樣我們便沒有選舉成蘇維埃。常言說得對：趁熱打鐵。可是誰作事情，像我們一樣沒有任何準備呢，沿着鬍子流下來的東西，却沒有落進口裏。自然，誰也不是生來就聰明的。我們還不知道蘇維埃怎麼樣幹。但不管怎樣，雖只一下子，我們畢竟自己當了自己的主人。」

我轉述了鐵匠阿利的這個在我記憶中非常深刻的故事。

老鐵匠並不是無緣無故地邀請我們一番。今天是十一月七日，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紀念日。我們兩個共產黨員，這次在靠近港口海岸的監獄中，迎接這個紀念日。我們曾經在馬爾季斯基堡的混凝土地下室中慶祝過這個日子。雖然是在地下室中，但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使我們屈膝！我們從遙遠的季阿爾巴克爾地區的監獄的地下室裏，向人民報告：「我們不會停止下來，我們準備鬥爭！」

忠於職責

俄國的十月革命，像渴望的甘霖一樣降臨到世界上來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激動起來了。土耳其人民已奮起爲反對瓜分安那托利亞的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而鬥爭了。脆弱的、還未成熟的土耳其資本主義，被廣大的農民運動所驚嚇，孕育出了一個雜種——基馬爾主義，即上層資產階級的「革命」。結果，人民大衆——工人和農民——與干涉者戰鬥，隨着失敗了，而資本家和地主奪取了政權。

沒有什麼必要隱瞞，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民族解放戰爭時期，土耳其工人階級是爲數不多，沒有組織，沒有經驗。共產黨還只採取了最初的步驟。國家的主要工業中心被協約國佔領了，這一切使人民大衆由於戰爭更加遭受了掠奪。

只有在掌握了武器的人民大衆壓力之下，基馬爾主義者才不得不參加民族解放戰爭。但是，那時候他們已經與帝國主義者達成協議了；並且，後來也從未拒絕與帝國主義聯盟。

基馬爾主義者竊取政權後，便用殘酷的恐怖手段來襲擊工人階級，襲擊共產黨，襲擊愛國志士……每當他們與帝國主義集團中任何一國進行新的勾結的時候，他們的恐怖手段便更

加厲害”。在民族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日子裏，基馬爾主義者在土耳其人民的背上插上了一把刀——他們詭詐地殺害了共產黨的一些領袖，把他們淹沒在海裏。這一幕黑海上殘酷的慘劇的演出，在正當從華盛頓來的美國將軍哈爾波爾德在安卡拉進行「私人」商談的時候，完全不是偶然的。

基馬爾主義者從獲得政權的最初一些日子起，就出賣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權，對於他們來說，早就成爲在帝國主義市場上進行交易時用的零錢了。

現在，安卡拉的陰謀家們正在準備新的軍事冒險。基馬爾主義者讓美帝國主義者來包辦自己的國家，企圖夢想着使土耳其成爲一地跨三洲的偉大土耳其。他們在自己面前鋪開了冒險家恩維爾的地圖在漫遊：「我們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到多瑙河岸旁！」——每天，土耳其的法西斯元兇們——泛土耳其主義者——在所有街口，叫囂着他們準備挑起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爭。但是，美帝國主義者的肆行妄爲的土耳其親衛兵，在自己的計劃裏沒有考慮到最主要的東西——土耳其勞動人民的意志。

我們——共產黨員們，將永遠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將與那些準備進攻土耳其人民的朋友——蘇聯——的人進行無情的鬥爭。

如果我們能夠組織羣衆，不斷地揭露盤踞在昌卡亞的反人民集團的賣國活動和它的冒

險計劃的話，那麼我們在保持與羣衆牢不可破的聯系的前提下，一定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

繫着鏈子的鷺

好幾天以來，我和同志在討論土耳其的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顯然，由於這幾次談話的影響，今天我是很想能聽聽喜愛的歌劇伊凡·蘇薩寧。我把這個想法講給我的同志聽，他歎着氣，微笑着說：

「你要求的真多！譬如說，我甚至贊成什特拉烏斯華爾滋舞……」

天又在下雨，烏雲低沉地懸垂着，彷彿像是到了黃昏。小院子裏什麼人也沒有，我走下來到高加索人的牢房裏去。陽光從沒有透到過這裏，掛在牆上的洋鐵煤油燈模糊地照着房間，囚犯們蹲踞在坑沿上，高加索人幾乎經常這樣蹲着。他們的樣子令人聯想起一些失去自由的大鳥。但是，在銳利的鷺眼中沒有馴服的神情……當他們稍動一動，天花板上和牆上的暗淡的影子，在洋油燈的微紅的光亮中也跟着擺動，彷彿這頭大鳥正要展翅高飛。

◎ 見本書第一二七頁第十一行正文。——中譯者註

我走到農民莎邦那裏，和他並排坐在粗糙的羊毛氈席上。這位農民喜愛我們並不比布爾什維克差。他蹲踞在角落裏，他有着一付很嚴肅的臉孔，眼睛遠遠地凝視着像砲台窺視孔一樣窄的鐵柵窗外。他唱着傑斯湯：

清真寺旁，我用鮮血染紅雙手，

城堡牆旁，我監視着敵人；

向憲兵發射出不少的子彈……

傑斯湯很長。我幾乎把它忘淨了……

「告訴我，這個傑斯湯是誰編的？」

「我們鄉村裏的姑娘們這樣歌唱過我。」

我聽着莎邦的故事：

「我們的鄉村在菲爾蒂小河上游，離海很遠。還在我祖父的時候，就在這個高山上的一個村子裏定居下來了。在我們的村子裏有五六十戶人家，住得很分散，連五戶人家在一起也看不到。田是陡峭的山岩開出來的，除了大麥和玉蜀黍，什麼也不出產。」

「還是在兩年前，正是春天……呵！……那時我剛當兵回來。因為沒有路費，扒了我去作工——撻石子來抵償路費。後來終於回到了家，和妻子在田地上耕作過活。有次，太陽已

經落山了，突然從老遠傳來了父親的聲音，後來他出現了，揪着自己的鬍子，眼睛充滿了血。

「『費里科格盧，這只有用血來洗雪，用血！』他叫囂着。

「『出了什麼事？快說！』

「稅收員來了，我對他說，這一次我們實在交納不出。他什麼也不聽，就走進屋子，砸破了鍋。並把你老婆的褲子掛在清真寺的門上，說是什麼『以警儆尤』。莎邦！這種奇恥大辱只能用血來洗雪，用血！」

「我的頭嗡嗡的發響，土地在腳底下溜走。以後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很清楚了。僅僅記得在叔叔房中將子彈裝進懷裏。

就在那時候，天氣突然變了。你知道，我們那裏是什麼樣的天氣呵——一小時之內，下雨，刮風，又出太陽。

「清真寺離我們的房子很遠。天開始黑了，就像現在一樣。我走着，什麼東西也沒看見。當我走進清真寺的時候，雨絲正像鞭子般抽打着。禮拜堂下面的房子裏傳出了聲音。我走近窗戶，一眼就看見在爐子旁的棒上掛着條女人的褲子。我的頭是這樣地嗡嗡作響，連話都分辨不清，我只聽到我們村裏土豪的笑聲，稅收員售賣褲子，而他則令人作嘔地笑着，抬高

價錢。我記得有人說話：

『不應該這樣做，多難爲情呵！』

富農儘情的在笑。

『最後他們來了，清真寺的門敞開了，稅收員第一個走出來。我往後退到上面放着棺材的一塊石頭後面。隨後，富農在稅收員後面也出現了。他手裏拿了褲子，大聲地笑着。我現在還如詞看見一樣，當我的槍口發出兩顆火花，一切就——』

莎邦的眼睛睜大了。發着火，他咬緊牙齒。

『兩個傢伙的性命結果了嗎？』

『稅收員還活了幾天。由於他的告發，法官判了我死刑。富農甚至來不及呻吟就死了。』
『馬上就捉住了你嗎？』

『不——不是的，我在山裏耽了很久，跟憲兵戰鬥過。征還隊燒了我的房子。我不善於組織起隊伍，那個時候我沒有同志，假使我遇上了那個曾經從憲兵那兒救過我的庫爾德人就好啦！那時我是從軍隊裏逃出來，在薩哈河上負的傷。可是這次我只一個人，孤掌難鳴。富農的兒子和憲兵埋伏在路上，我遇上了埋伏，受了傷，不能逃脫了……』

莎邦歎着氣。他腳上有腳鐐，鏈子從腳上垂下來。他蹲踞着，非常像隻繫着鏈子的鷹。

火燄的紅色小舌頭伸展着，漸漸大起來。牢房裏有着沉重的、窒息的空氣——骯髒的身體和破布的氣味混合着煙草味。患肺病的囚犯不斷猝發着苦惱的咳嗽，吐着血。

鎖上了牢房門。看守帶我上樓去了。院子裏，哨兵的警笛聲劃破了夜晚的寧靜。風吹雨打，浪濤敲擊着鐵柵。

監獄摧毀不了鬥爭的意志

大多數的土耳其監獄是在中世紀時建築的，這是發臭的、傳染細菌的墳墓。臭蟲像雨點樣從牢房的天花板上灑落下來，我們和臭蟲進行着不停的「戰鬥」。

在阿弗翁卡拉希薩爾監獄，囚犯們夜裏在燈光下捕捉滿撮滿撮的跳蚤，用線穿起來像串小珠子。在季阿爾巴克爾斯基堡刑訊室中，十五公分到二十公分長的蝎子帶來了許多麻煩。

安卡拉新市監獄和治別德日墳場並排建築在一起。監獄裏的單間牢房像一個鋼骨水泥做的棺材，糞桶放在牀頭旁，牀是用螺絲釘釘在牆上的，溼氣侵入骨髓，老鼠毫不客氣地從手上搶奪麵包。基馬爾主義者吹牛說：土耳其首都監獄不遜於美國新格新格監獄。

馬爾津城座落在山崗上。這座城中的監獄是築在地下的，離地面有四十階級，裏面的單

間牢房是一些生了鏽的鐵籠子，籠子下面流着水。我們看見庫爾德和阿拉伯的青年活生生地在這些籠子裏腐爛着。

伊斯密爾監獄位於一個熱鬧區域，離城中的工人區不遠。監獄的牢房安置在以鐵柵代替屋頂的長廊兩旁。我關在第十二號牢房。在每扇鐵門中間，有一個拳頭大小的窺視孔，日光只能從窺視孔透進牢房裏來。和我一起關在這些牢房裏的，有五十五個戴着腳鐐手銬的共產黨員。每天晚上，當從工廠散工回家的工人們經過監獄後面的路上時，我們就伏在一窺視孔的小窗口上，唱國際歌。我們的歌聲飄蕩在牢房的上空，飄蕩到監獄外面。一個酒桶樣的大肚子憲兵軍官，全身抖動着，激怒得結結巴巴地叫喊道：

「不准唱！我給點厲害你們看看！」

從哨兵那裏透露出：工人們停下來，並且在傾聽我們的歌聲。

全國已有四百六十所監獄，但基馬爾主義者還在繼續蓋監獄。土耳其的法西斯匪徒吹牛說：仲谷耳達克的新監獄是我國最大的一個工人集中的地方。據說，它的容納量甚至超過位於險峻的半島上的、海浪拍打着牢房窗子的波德魯姆堡。

基馬爾主義者幾乎在全國每個村莊都建立了憲兵管轄所。而同時，在三萬八千個土耳其鄉村中，有二萬三千個鄉村甚至沒有初級學校。

阿什卡耳的死亡營的組織者，把整個土耳其改變成了監禁人民的監獄。他們抄襲了意大利的法西斯的刑事法典；抄襲了希特勒德國的蓋世太保的酷刑；也抄襲了美國的窒息自由和迫害和平擁護者的更「高明」的方法。

他們只在祕密的衛戍法庭和特別軍事法庭上審判共產黨員和愛國志士。被人民運動所驚嚇了的土耳其資產階級，經由美國化的議會通過了法西斯的「反共鬥爭」法律。

許多土耳其共產黨員，從還沒有長鬍子的青年小伙子起就被拋到監獄裏，而活着出來的，則已成了白鬍子的老頭兒了。在監獄裏坐上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共產黨員的名字，可以開列一厚本名冊。成百的共產黨員們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一次接一次的流放，使他們經常奔走在征途上。

三十年來，土耳其的共產黨員在敵人面前；在法院和軍事法庭上；在監獄和警察刑訊室裏，如同宣誓一樣重述着一九二〇年被殺害的同志美蘇達的最後一句話：

「土耳其共產黨萬歲！」

第九十九次

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我的同志在雨聲伴奏下給我講了關於海軍學校學員騷動的事情。一天早晨，當實習艦上吹起牀號的時候，學員們沒有起牀。他們拒絕早餐，不去學習，把值日軍官關在船艙裏。事情開始變得嚴重了。船長出來了，命令全體在甲板上站隊。當他詢問他們要求什麼時，學員們却慌了手腳。有的說吊牀弄斷了，有的說沒有叉子、湯匙。只有一個人沒有慌張，他向前走了一步，敬了禮，說：

「不需要英國人、美國人到我國來。這樣活不下去了。為什麼您發給我們的是沒有槍機的教練槍呢？」

騷動就這樣結束了：在吃午飯的時候，給每人的盤子旁邊很快的並排擺上一副湯匙、刀子和叉子，而從那些需要鬥爭武器去反對英美干涉者的人身上，剝掉了軍服。在喇叭伴奏下，發給他們「退役證明書」，從軍艦上除名了。我的同志就是這些流浪漢中的一個。

「我那時還年輕輕的不懂事，總共才十七歲呢，」他說。

我不止一次地聽了這個故事！在監獄中，甚至不善於說話的人也再三互相講述着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人經常這樣重複講述自己的故事，以致幾乎能夠背出來。後來，無論誰還來不及開口講述「有趣的事情」，其餘的人便打斷他的話道：

「記下來，第九十九次了！」於是大家迸發出一陣和睦的笑聲。

他們仍然不發報紙給我們，更談不上書籍。有時我們幻想着：最遙遠的星星突然靠近我們，伸手就可摘到；幻想着將來陽光普照一切，生命變得更寶貴。我們一定要推翻法西斯制度，我們還要看到自由的土耳其。

打破這些牆壁，從石頭的牢房中掙脫出來，跑出監獄，獲得自由，並重新參加鬥爭——這些思想支持着我們度過每天。

囚犯們的故事

我們在幾個監獄裏，從共產黨員同志們那裏聽到了許多有趣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一部完整的、有教育意義的作品。從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你可以認識到勇敢、機警、沉着、有紀律、大無畏精神和主動精神；而這是每個共產黨員所必需具備的品質。這裏我轉述幾個我所記得的故事。

「白色列車」

……五一節那天，各個城市的街上，那怕三個工人也不准聚在一起。警察局、憲兵隊、

武裝部隊進行着戰鬥準備；在郊外、在田野和荒地上，凡是工人能夠集會的地方，都在舉行軍事演習。

一次，阿當的五一節的早晨，正是交班的時候，工廠的電話鈴響了。

「『白色列車』到達了！總統來了！鳴放汽笛！」

工廠的汽笛嗚嗚地響了。隨着「散工啦！」的叫喊聲，工人們散開了。車床停下來，人們擁上街去。

警察聽到了汽笛之後，疾馳入工人區察爾察布克——庫魯克普留來。就在這個時候，城中的另一頭——帕帕藏巴赫切西區已經舉行過了突擊的羣衆大會。等到警察明白了自己上了當而趕來時，羣衆大會却已經結束了，所有的人都走散了。一面飄揚在一枝白楊樹上的紅旗，已經掛了好幾個鐘頭。

〔擴音器〕

……這青年小伙子是個鍛工，他有着高亢悅耳的嗓子，工人們叫他擴音器，這是個精力特別旺盛的人。有一次，在同一個晚上，他在伊斯坦堡各區的工廠大門口，參加了七次突擊的羣衆大會。

當天色開始昏暗下來的時候，在克塞姆帕什區可以看見他，同時在阿伊汪薩拉伊和卡茲切什姆區又可以看得到他。他穿着農民的衣服，手上拿着蔬菜桶，在城郊的工人區的街上遊蕩，大聲地喊叫：

「醃菜！醃菜！誰買醃菜！」

他走路走得特別快。一次，一個跟蹤他的稍上了年紀的暗探，由於心臟麻痺失去知覺倒下去了；還來不及看一下，這個鐵工已從眼前失蹤了。而在拿着桶的青年剛剛停留過的街角上，聚集了許多行人，正讀着貼在牆上的共產黨的傳單。

二紙 薦

……他是個汽車司機，有着一雙像中國人似的眼睛。他的渾名紙薦是這樣得來的：

這事情發生在大規模的逮捕和搜索的時候。成千的工人在暗探局裏遭受苦刑，內務部吹牛說：「土耳其再也沒有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的組織，像故意似的偏偏對着敵人這一點，又印發了一些新的、更新的傳單。

那時候，有個姓繆德日布的人在暗探局工作。他是一個典型的土耳其舊親衛兵，血腥的劊子手。他特別嘲弄那些少數民族中的共產黨員：希臘人、庫爾德人、阿爾明人、喇茲人，

差不多在警察局裏都遭到了駭人聽聞的刑罰和侮辱。

繆德日布帶着一根粗大的棍子四處走動。在咖啡館裏、街上、商店裏，他大吹大擂，說他在一百公尺之內，能夠辨識出共產黨員。

一天，當這個健壯的暗探在安卡拉的卡拉奧格郎市場裏走過的時候，所有的行人都注意着他的背上，原來繫在他背心鈕扣上的一根線上，飛舞着一隻「紙鳶」。這是一張號召抗議國內法西斯恐怖的傳單——是我們的汽車司機把它繫在繆德日布背上的。

說起這個故事時，紙鳶忍不住笑了。

共青團員們

……他們三個都是共青團員，年齡都在十七歲到十九歲左右。其中一個是在伊斯密爾被捕的，在警察局裏他們強迫他赤着雙腳在燒紅的煤炭上行走，所以直到現在他的腳還跛着。他有一沙繩①高，是個強健的小伙子。

「在燒紅的煤炭上行走——這可不是在田野裏採集矢車菊，」他開着玩笑說。

① 沙繩，尺度名，約合中國六尺六寸。——中譯者註

第二個是位羸弱的溫和的人。他是在薩姆松煙草工人罷工時被捕的。在警察局裏，開始用不給東西吃來折磨他，之後光給他吃鹹麵包，又好幾天不給他喝水。這位羸弱的青年，用監獄裏像粘土樣粘糊的麵包製成了一個五角星，染上傷口內流出來的鮮血，把它貼在自己的胸前。

第三個共青團員是個強壯的人，中等身材。有一天晚上，在伊斯坦堡，當他把標語貼到牆上去時，在他並排突然出現一個警察。

「哈哈！這下可碰上了，小鴿子！」

共青團員毫不慌張，把放有漿糊的盒子、刷子、傳單塞到警察手中。

「得啦！拿着吧！」

等到警察醒悟過來，他已轉過了街角。警察用盡全力吹着哨子，可是機警的小伙子已經走遠了。

走在前頭

監獄裏來了一個新囚犯。他站在院子裏，像隻山羊一樣胆怯地打量着四方，他的姿態好

像準備接受任何角落來的打擊。這小伙子是阿爾季舍的一個喇茲人，一句土耳其話也不懂。他因爲爭一捆稻穀，在田裏殺了人。

土耳其的稻田……用僱農的血和汗來充分地灌溉着它們。在馬里茨江流域，在地主卡拉別基爾的農場上；在手拿馬鞭在自己領地上馳騁的阿達南·曼德列斯的田莊上，僱農們由於飢餓和瘡疾而死亡。農業工人不止一次與農民一道起來反對封建主，焚燬他們的莊院。這些事曾經在卡季爾利縣發生過，而當這個縣的農民拿起武器起來反抗地主的時候，整個師團被派去鎮壓他們。

自發性的農民起義的次數日益增多。大地主按照馬歇爾計劃獲得了美國拖拉機之後，便把農民從世世代代耕作着的土地上趕了出去，奪去了牧場。在安那托利亞一帶，每一架美國拖拉機，像坦克車一樣用履帶輾壓着幾十家小農戶。馬歇爾計劃告訴農民：『滾吧！從農村裏滾出去吧！這兒將要爲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死亡販子們生產稻穀、亞麻和棉花。』

千百萬從故鄉土地上流亡到外地的佃農，漂泊在季阿爾巴克爾、楚庫羅瓦的道路。貧困的農民羣衆，在這種悲慘的境遇中，找到了唯一的一條出路：他們拿起草叉、斧頭——只

要是適用的東西——起來反抗地主。在這方面，一九四九年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年。根據報紙的報道，這年的六個月中，全國二十二個省會發生了三百二十三次農民與憲兵、警察和軍隊的武裝衝突。農民焚燬了地主的莊院、穀倉、牲畜欄；趕走了牲口；給自己分了土地。在阿達納區的阿布季奧格盧村、卡拉德查別區的巴克爾克村、康伊區的察爾達克村和哈諾瓦村、傑尼茲利區的裘茲傑爾村，都發生過真正的戰鬥，成千成百的農民參加了戰鬥。

發生在土耳其鄉村的事件，證明了農民的痛苦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們不得不使用暴力來奪取地主的土地。這些事件同時也證明了：農民的爭奪土地的鬥爭是與反對美帝國主義奴役的鬥爭緊密聯繫着的。

恐懼使地主們失去了理智。反動報紙爲了鼓動迫害，叫囂說：「農民暴亂的火燄籠罩了全國！」——農民反對國家政權！」

千百萬農民羣衆，在漫長的世紀裏淪落到了絕望的境地。他們將用指甲、牙齒、武器來奪回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只有在一個條件下才能得到土地：就是他們跟着共產黨走，我們共產黨員們站在運動的前列，組織和團結羣衆。

共產黨員們不能以旁觀者的態度站在一旁。土耳其農民問題的解決，是與土耳其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有着血肉相關的事情。我們必須與任何異己分子、黨的隊伍中

的任何敵人進行鬥爭；我們必須粉碎某些「流派」！我們面臨着與這一些流派作無情的鬥爭，無論是宗派主義者、尾巴主義者、取消主義者、反農民傾向者、拿破崙主義者、冒險家、吹牛家、「沙龍共產黨員」，都是反對我們的，他們在這一點上是意見一致的：就是希望共產黨成爲自發運動的尾巴。但是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尾巴主義」的思想體系是一切機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這一點！

心上的一顆鈕扣

今天算是我們的節日，因爲布爾什維克和契普奇的手銬被脫掉了。兩個小伙子非常虛弱，但是他們的意志看來鍛鍊得更堅強了。

我們在一起吃早飯。鐵匠阿利轉交我們馬摩什·阿布杜喇給我們的裝滿食物的盒子。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馬摩什·阿布杜喇，只聽說他是個外表端正、白鬍子、身材魁梧的人，是個優秀的狙擊手。有一次，當著名的泛土耳其主義者、上校哈利德指導下的憲兵隊伍從霍杜朱爾押解一羣阿爾明人去執行槍決的時候，馬摩什和一小羣勇敢的人襲擊了憲兵，把阿爾明農民從死亡中拯救了出來。

現在，據說他已過六十歲了。馬摩什在法院裏，在第一次審訊的那天看見過我們。我們要求阿利向這位高貴的、勇敢的人表達我們的敬意，並轉告他不要因關懷我們而給自己招來更多的麻煩。不過，他送來的東西我們都很有味的吃完了。

契普奇笑着說：

「監獄長裝着一付寬恕我們的樣子，但是整天到晚却一直在探問你們和囚犯們說了些什麼。哎呀！地主的奴才，你想要知道的可多啦！可是，我們什麼也不會說的。」

布爾什維克認爲這一切很嚴重：

「別斯蒂日·格喇茲·卡喇法特契在這裏時，我和你就出不了監牢。」

早飯後，我們走到平臺上去。我穿着鐵青色短袖子襯衫，這種有小口袋的襯衫在青年工人中曾經流行過一時。我的口袋上有一顆鑲花的鈕扣，這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共產黨員送給我的。我們經過多少次搜查，多少次從頭到腳的檢查，這顆鈕扣雖然沒有施行魔術，但是仍然保存下來了。他們不知道誰的半身像彌鑄在上面，警察沒有料到我會公開地把列寧的半身像掛在胸前。在這像上，沒有大家所熟悉的小尖鬍子，這不是他微向前傾地站在講壇上；也不是他以堅決有力的姿勢舉起手向着千百萬人演說的像；僅僅是一個鑲着鬚髮的孩子般臉龐的像。但是這個像仍有着列寧式高高的前額，帶着列寧特有的眼睛，直望到人的靈魂深處。

布爾什維克疑惑地詢問：

「這是誰？」

我向這個土耳其青年說明了我是將誰佩戴在心頭。

麵包、醫生和金里拉^①

他們分發口糧給囚犯們，口糧是一塊拳頭大小的麵包。許多人見了都不會承認這種「麵包」是麵包。供給員爲了分發這種粘土、沙子和糠穀的混合物，賄賂了檢察官和監獄長。其實呢，粘土代替麵包來發給囚犯們又能使誰感到不安呢？而我們，共產黨員們却什麼也沒有發給。

已有許多天了，我們在和囚犯們談話時把話題引到抵制這種麵包的問題上來，「窮人牢房」的飢民也開始傾向我們這一邊。所有的人必須共同行動，甚至在土耳其人和喇茲人之間也漸漸地取得一致了。現在，當分發麵包的時候，從各方面都可能有災禍飛臨到供給員和檢

① 金里拉，土耳其金幣名。——中譯者註

察官的頭上來。只有卡拉察呂的牢房敗壞着我們的事情。他在牢房裏十足像個老闆——「帕罕」，他有自己的一小幫人，所有這些人又都是監獄長的走狗。但是我們以大多數的力量壓制着他們，卡拉察呂和他的伙伴開始有點怕我們了。要知道，暗探局和省長正是想借這羣流氓的手來結果我們的性命的。

當時，在我們的監獄生活中，發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在高加索人的牢房中，有兩個犯人患了赤痢。整個監獄都驚動起來，市政府的醫生來過後，用担架把病人抬到公立醫院去了。當地監獄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從監獄裏運出的僅僅是些屍體。

當地市政府的醫生和法院的醫生是一個樣。誰也不知道他是醫生還是庸醫，反正他是只要賄賂，什麼事都可以幹。紙幣「不受尊重」，可是金幣就吃得開了。郊外殺死了什麼人，他一到場就寫結論。寫幾行字，他都要從受難者的親屬和保證人那裏得到里拉。這個「醫生」有時出現在監獄裏。監獄裏有間稱為診療所的、小的空房間，當他坐在這間小房間裏的時候，看守就帶來病人，進行「視診」了。

醫生用棍子碰碰病人：

「你有什麼病？」

這病人剛來得及說出「肚子」，醫生就立刻叫嚷道：

「我也肚子痛！」便趕走了病人。

帶來了另外一個病人。

「什麼地方不舒服？」

「牙齒……」

「滾出去！我也正在牙痛。」

這樣繼續了三四十分鐘，醫生就站起來走了。

但是最近的一次，却完全不同了。當他在監獄裏一出現，囚犯們就開始嘲諷地叫喊起來：

「有病的醫生來了！我們來瞧瞧病人吧！」

醫生被迫從自己的「陳規」中讓步了，並送病人到醫院裏去。

甚至是最小的成功，也使人們增加了勇氣。現在，囚犯們開始認真地談論關於抵制麵包的事情了。

卡拉察呂的牢房在監獄的第二層樓上。清晨，這間牢房的門開得比所有的牢房門要早，晚上關得也比所有的遲。在這間牢房的一個暗角落裏，有幾個囚犯跪着腿坐在鋪位上。他們

輪吸着一枝粗大的香煙——這是麻醉劑。這些日子，他們通宵在卡拉察呂的牢房中打牌。四個囚犯圍着一隻洋鐵盒子坐下來，只聽到他們詬罵的抗辯聲和錢幣投擲在洋鐵盒裏的響聲。

卡拉察呂「帕罕」本人和賭徒們在一起，他那長長的手指數弄着琥珀念珠，緊張地注視着賭博。是他一個人發起賭錢，也是他一個人從贏錢中抽去頭錢。

卡拉察呂第一次入獄是因為毆鬥。還沒有坐滿刑期，他又打死了一個囚犯。於是，把他從一個監獄轉解到另一個監獄。在我們這監獄中，他爲了奪走他的對手的錢，就毒害了一個囚犯。卡拉察呂是整個監獄的災難。凶狠的、討厭而無恥的、有着厭煩舉動的人，像風裏面的一堆荆棘。大家叫他卡拉察呂——「荆棘」。

賭徒們很少說話，只是急促地翻牌。賭徒中有一個火紅色頭髮，甚至睫毛也是火紅色的人，他名叫別克塔什（意即火紅眉毛），他放了一個金里拉在洋鐵罐內。所有的目光都貪婪地集中在它的上面，卡拉察呂也從上面打量着它。

「洗牌……怎麼洗的！……不要偷看！……來吧！A牌……」別克塔什說着，伸手去拿里拉，一個對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洋鐵盒子弄翻了。

「拿來，卑鄙的傢伙！」

「不，不要拿！」

四周的囚犯們都跳起來。響起了叫喊聲和嘈雜聲。

「打！抓住他……」

「放了他吧！我要打死他就像打死條狗一樣！」

卡拉察呂站在毆門者的中間。

「別克塔什，你會被這個里拉害死的。我叫卡拉察呂，記住吧！」

批開了這羣毆門者，叫喊聲靜下來了。別克塔什的額頭滴着血；卡拉察呂把金幣放進自己的口袋裏去。

「你逃不脫的，卡拉察呂！」別克塔什咆哮着。

「沒有看見過這種人……好小子……」

卡拉察呂橫臥在墊子上。侍候他的囚犯，在給一帕罕按摩腳。

本地監獄中的第一次事件

今天是一個晴朗的好日子，天空中沒有一片雲彩。藍藍的海，微波擊濺着海岸，海岸像在微笑。

院子裏很涼爽。囚犯們或前或後地漫步着。脚步是沉重的，沉重的……邁着寬大的步伐。突然，聽到了短促的脚步聲。

囚犯們取水的水源完全枯竭了。水成了一股細流流入石槽，空罐子和白鐵杯碰得石槽發響。人們聚集在水源旁，討論着什麼事情。

口糧拿來了，但囚犯們不去拿麵包。抵制！抵制開始了。

「我們不願再把沙子裝進自己的腸子！」囚犯們喊叫着。

鐵匠阿利、船長奧斯曼和馬具匠厄克施奧格盧走到老看守那裏，要他把囚犯們的要求告訴監獄長和檢察長。

恰好卡拉察呂派牢房的值日來取麵包，他故意大聲地說道：

「我們遵守制度。免費供給他們麵包，還不來拿……倒好像他們在家中吃的是小白麵包似的。」

爭吵的時候，喇茲族的小伙子們圍着麵包籃子站着，不讓任何人走攏去。看守跑開了。

卡拉察呂在自己一夥人的圍護下走出牢房，向喇茲人撲擊。所有的人都騷動起來了。囚犯們和「囚犯們」在扭打，並動用了瓦罐子和茶杯。巨大的陶土罐搗碎了卡拉察呂的「咖啡店」。

短劍和刀子在手中閃光，卡拉察呂一夥人被逼到一浴室的一角落裏，「帕罕」脫離了自

己的那幫人。別克塔什手中拿着一把大斧頭追他，卡拉察呂一手拿着小火盆，一手拿着刀向院子跑。叫喊聲從各方面傳來：

「捉住！」

卡拉察呂很快地沿着台階跑到涼台上去了，別克塔什趕上了他，別克塔什全身是血。剎那間，兩個對頭彼此投了憎惡的一瞥，面對面地停下來。意外地，從隔壁牢房的門中，飛來了一個不知是誰投的小火盆，把卡拉察呂手中的刀子打落了。就在那一剎間，別克塔什把斧頭砍進了他的敵人的胸部，刺耳的叫聲蓋過了喧囂聲。

「我要死啦！」

卡拉察呂頭朝下地從涼台上摔下來，腦髓沿着石頭飛濺。到處都在格鬥。卡拉察呂一手拿着小火盆，一手拿着刀向院子跑。叫喊聲從各方面傳來：

「憲兵！來幫忙！殺人啦！」

契普奇彎下身，把斧頭從卡拉察呂胸部抽出來，準確地把它投進牢房的窗子裏：

「得！這就是給你的幫助！」

斧頭在陽光下閃光，像利箭一樣飛進窗框。

卡拉法特契發出了可怕的哀號：

「救命呀！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

布爾什維克向莎邦和切切作手勢。他們就跑到我們這兒來，站在我們旁邊，很明顯，他們一直在擔心我們會遭到迫害。

憲兵沿着監獄的牆跑來。軍官命令道：

「上子彈！」

槍機劈劈拍拍地響。在院子裏打架的囚犯彼此放開了手。槍口對着他們。

牆頭上，出現了本地的憲兵司令、檢察長、省長和本省「主人」——地主馬塔拉治。

軍官命令道：

「所有的人都放下刀子！否則我要開槍了！」

一部分囚犯一邊後退，一邊把刀子藏在背後，最後退到牆邊站着。槍口瞄準着我們。院子裏，站着受傷的人；躺着被打死了的屍體。鮮血沿石頭淌着。在我們和站在牆頭上的那些人之間，都是血！血！血把我們和自由分開了。

他們把所有的人趕進牢房，把我們鎖起來，並從這天起再也不放我們到其他的囚犯那兒去了，也不再押我們到院中去散步了。

他們收拾了屍體，把受傷的人都丟到高加索人的牢房裏去。別克塔什和其他很多人都藏

上了腳鐐手銬。檢察機關竭力想找出「禍首」，但是沒有用。在審問的時候，所有的囚犯都說：

「這是卡拉察呂自己的過錯。」

卡拉察呂曾經是監獄長的盲目工具，而現在成了自己主人的策略的犧牲品。當他罵着向喇茲人撲擊的時候，他還以為土耳其人會像往常一樣支持他去攻擊喇茲人，可是事情恰巧相反！

「土耳其人和喇茲人一同起來反對監獄的制度。在本地監獄中還是第一遭兒哩！」監獄長自己承認道。

伊斯坦堡，你好！

安卡拉那裏來了電報，又要把我們押走。我們在三個憲兵的押解下，戴着手銬乘輪船來到伊斯坦堡，再從加拉特碼頭步行到阿伊亞——索菲亞清真寺。當我們走上金色羅格河上的橋時，突然間，我感到好像是第一次下山來，好久沒有看見這個城市一樣。可是我却記得這城市的每一條胡同、每一塊石頭。我像熟悉自己的五個指頭一樣，熟悉這些工人區、險峻

的斜坡、貧民區中的高地、碎石子路；在這黑暗、骯髒、狹窄的小街道和死胡同裏，貧民由於飢餓而大批死亡。可是，同一個時候，富翁却在大吃大喝地過着放蕩的生活。我愛這個城市和它的美麗及其不成體統的樣子；我愛這兒工人區的鬥爭、憎恨和憤怒；我愛這裏的勞動人民；我愛伊斯坦堡——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心臟、土耳其工人階級的搖籃。

他們把我們關進拘留所——過去這裏是蘇丹憲兵部的一個地下室。空氣和陽光都透不進來，電燈朦朧地照着，滿地都是糞便。在一個角落裏，躺着重傷的察塔耳舍村的農民，他叫舍里弗。在他那化膿的傷口中，蛆在蠕動，他快要死了。一陣陣濃重的屍體氣味。

就在當天，我們被叫到檢察長那兒去。剛一跨過門限，就聽到他問：

「是共產黨員嗎？」

我們不回答他的問題，而申述在憲兵營的拘留所內有個農民由於拷打快要死了。檢察長只當不聽見，還是翻着放在他面前的一包文件，向我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來。我們拒絕回答，並要求派一個醫生到快要死的人那裏去。檢察長還是繼續問他的問題，我們就沉默不語。他看到不能得到任何答覆，便命令憲兵把我們押走。

一直到傍晚，我們都被拘留在法院內。這個拘留所的牆壁上，鉛筆寫的，或者用什麼尖東西刻的名字很多，在一個牆角上，刻了鐮刀、錘子和五角星。我們找到了很多我們熟悉的

共產黨員的姓名和審訊他們的日期。我們也用鎳幣刻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在下面註明了日期。

晚上，我們被押上火車，押解到安卡拉去。很明顯，司法部和暗探局決定用無止境的由這個監獄轉押到那個監獄；由一個城市轉押到另一個城市的流放來消耗我們的精力。但是，這種做法帶來了完全出於想出這個主意來的人所料不到的結果。我們的行程繼續了好幾個月，並且是祕密進行的，可是，在我們到過的每個城市裏，人民都知道了共產黨的事業和它鬥爭的目標，到處都談論着這件事情。

我們能夠駁斥檢察長和暗探局對我們提出來的控告了。行程終於結束了。法院書記官宣讀判決書：「由於在人民中進行口頭和書面的宣傳，此種宣傳是已被宣佈為非法的土耳其共產黨的宣傳，因而判罪。……」

我們坐滿了刑期，並在新年的夜晚，從安卡拉監獄中釋放出來。監獄長是個禿頭，禿得像個膝蓋，在翻起來的厚嘴唇中，經常含着一枝煙捲。他給我們一張蓋有馬蹄形的圖章的「證明書」。我們唸道：「因為宣傳共產主義而判罪，懲罰期滿釋放。」我們沒有身份證，帶着這樣的「證件」，警察局不但要把我們趕出首都，甚至要我們從山裏的小村莊趕走。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兩天後，警察局把我們「送」出了安卡拉。我們重又到了伊斯坦堡。

傑爾別傑爾·哈桑講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費涅爾碼頭僱船，要過河到阿札普卡培去。我的目光落到一個船夫的身上，他的面貌我好像很熟悉；他也很驚奇地望着我。後來，他把船靠近了跳板，說：

「老鄉！要擺渡到那邊去嗎？」

我認出他來了，他是一窮人牢房內的傑爾別傑爾·哈桑。雖然我是要到阿札普卡培去，但是我們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朝着哈利喬格耳划去。

哈桑講道：「判決莎邦死刑已經議會批准了。當他上絞架的那天夜晚，他用鎚錘的鏈子把牢房門反鎖起來了。看守雖然想盡一切辦法，還是打不開牢房門。莎邦宣稱如果大肚子阿拉伯人不親自來向他鞠躬，他決不出來。檢察長和憲兵司令都到監獄裏來，他們告訴莎邦，省長到安卡拉去了。莎邦並不讓步，這樣他們就開始砸鐵門。莎邦看到自己抵抗不住了，便喊道：『等一下，我馬上就開門！』

「門剛開，莎邦就用連發手槍射擊。他第一槍打中了憲兵司令，第二槍打中了檢察長，並且重傷了監獄長。然後，他跳到院子裏，結果了憲兵上士的性命。但是，牆上的哨兵開始

一齊射擊，莎邦便失去知覺倒在『永固的石頭』上了。莎邦是怎樣把手槍帶進牢房，他把手槍藏在什麼地方——這對所有的人來說始終是一個謎。他是個不怕死的勇士！像一團火樣的人！

「莎邦死後，布爾什維克和契普奇被步行押解到愛爾茲魯姆斯基堡去。但是，在路上他們都逃跑了。據說，布爾什維克還活着，並且在工作。可是在什麼地方，就誰也不清楚了。大家只知道他是在人民中間。」

船夫歎了口氣，更使勁地划起槳來。

金色羅格河的水漸漸地暗下來。翁卡帕納那邊聳立着一列森林樣的梳櫳。工廠在冒煙，輪船煙囪的煙瀰漫在水面上。

金色羅格——土耳其工人運動的搖籃

金色羅格區是伊斯坦堡最老的工人中心區之一。在這裏，在崗陵起伏的蜿蜒的河岸上，曾經是：柏樹林沙沙作響；特別好看的古老的別墅有着室內的涼台和彌飾的窗上木柵。但從那時起，這兒就成了厄尤布的墓地。

遠在上世紀初，工業企業就在這兒開始建設起來了。老工人們說，土耳其的第一部蒸汽機就是在這裏，在金色羅格的造船廠裏安裝好的。土耳其農民烏宗·梅赫梅德在仲谷耳達克發現的第一塊煤，也是在這些造船廠的蒸汽機爐子裏燃燒了的。

一九二七年，我認識了碼頭工人扎羅伯伯。他那時已有一百五十六歲，他的孫子也有九十多歲了。扎羅本人還很健壯，他有兩公尺多高，真是一個巨人。據說，他年輕時，一個人就能擡起大船上的桅檣。

這個像法國梧桐一樣長壽的工人敘述道：

『當我第一次來到雅格卡帕納，即現在的別伊奧格盧^①碼頭時，這兒還有柏樹林。這是老實話喲！那時我從大型帆船上卸下第一個運到土耳其來的蒸汽鍋，爲了卸下這個蒸汽鍋，幾幾乎損傷了我的身體。』

在伊斯坦堡電車工人罷工的時候，扎羅伯伯擎着紅旗。當警察攻擊罷工者的時候，他一下就把警察專員打倒了。講到這裏，扎羅伯伯露出一排小得像米一樣的牙齒微笑着。

伊斯坦堡被佔領後，扎羅伯伯特別痛恨美國殖民者。有一次，他在加拉特區和整整一打

① 別伊奧格盧（彼拉）是伊斯坦堡（土耳其的歐洲部分）的所謂社會名流居住的區域之一。——譯者註

美國海軍士兵搏鬥過。那時，儘管他年紀很大，他還是每夜揹運子彈箱，並把它們裝上往卡巴塔什的帆船。爲了那些在安那托利亞與掠奪者作戰的愛國者，他曾沿着波斯福爾拖過載有武器的大型帆船的繩。

金色羅格，和它的由翁卡帕納到哈斯克伊間的船塢、工廠、作坊，構成了昏暗而雄偉的風景。在老是渾濁的海灣對岸，不斷響着馬達聲，工廠和作坊的車床響着切削金屬的響聲。

在有着許多斜坡和高地的、窄狹彎曲的街道上有一些小木房，而這些工廠作坊就在這小木房之間。

土耳其有多少工人？沒有仔細地確切統計過，基馬爾主義者最關心的是如何更多地剝削工人。可是，如果把工廠工人、礦工、水陸運輸工人和農業工人加在一起，那麼可以肯定，土耳其的工人階級的數目將近有一百五十萬人。從加拉特橋到修特柳哲這個極小的區域內，就有五萬以上的工人。

您曾經見過黎明前工人們在阿伊汪薩拉伊—巴拉特區街道上去上工的情景嗎？他們好像不是去上工，而是慢慢地走去做苦役似的。您注意過工人們傍晚由克塞姆帕什出來，沿着去達納爾卡塞的道路和陡峭的坡道回家去的情景嗎？他們勉強地挪動着，好像在警察局裏遭受了棍子毒打似的。您曾經看見過在舍巴利和傑法切爾達爾的煙廠、倉庫、織布車間和橡皮

車間裏，黑眉毛、淺色眼睛、却已經黃得像稻草似的十四歲的姑娘們怎樣吐血嗎？您知道在那裏，七八歲的小孩爲了十五個扣魯每天工作十二個鐘頭嗎？而十五個扣魯只可以買半公斤麵包。誰只要看見過一次當了母親的女工的眼睛，看見過一次她把乾癟癟的乳房的奶頭塞進啼哭着的孩子的嘴裏，那他將永遠不會忘記……

現在，手裏拿着棍子的巡夜人已經可以稱王稱霸了。工人區的警察是血腥的親衛兵，暗探局的暗探輕悄悄地鑽進我們工人區的房子，每一個稅收員都是死神阿茲拉伊耳。

伊斯坦堡工人區中，找不到俱樂部和閱覽室。可是，每個角落都有酒店或咖啡館，而每個這樣的場所又都是賭窟。我知道您一定會說：卡茲呂切什姆「新」工人區和那用白鐵、厚紙和三合板蓋的簡陋的小房子，比我們的舊貧民窟要乾淨些。可是，我們來數數土耳其工人的貧民窟，那麼在伊斯密爾有哈耳卡培納爾；在阿當有察爾察布克；在安卡拉有一鐵城——阿耳蒂達格；而在首都近旁，則有可怕的克雷克卡列。

只有在卡伊謝里和納齊利爲紡織聯合工廠工人建造的房屋才是最好的。這些房屋是在蘇聯政府的幫助下，由蘇聯專家和蘇聯朋友親手建築起來的。這些房子是和平外交政策和尊重土耳其人民和民族獨立的一種表現，是蘇聯人民，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國家關心土耳其勞動人民的前途的標誌。

我曾到過我國的許多工人區，到許多工廠去找過工作，並曾在某些工廠工作過。但是如果您問我，什麼是我的主要職業，我的回答是我早就是職業革命者了。談起我們的金色羅格，我就不能不回憶到，我是在這裏再生的。我第一次跨進工廠的門限是在金色羅格，造船廠的大門為我開了一條進入土耳其共產黨的道路。

在這兒，我第一次認識到什麼是不調和的階級鬥爭，我第一次了解到那些站在車床和機器旁的工人，那些鍊鋼工人、絲織工人的願望和痛苦。他們創造生活，但是他們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如果沒有他們靈巧的手指，強有力的手臂和光輝的智慧，這些生產資料就是死的和沒有生命的了。

海上俱樂部

在造船廠裏，我有幾個同志，他們和我一樣是些沒有鬍子的年輕人。造船廠正對面是堆放着破舊的船隻的地方。其中有一隻鎊壞了的魚雷艇塔朔茲，我們叫它海上俱樂部，這是我們集會的場所，我們也常常在這裏午飯。我們午飯吃的能有什麼東西呢？麵包和橄欖，或者是在花上五個扣魯從阿爾巴尼亞小販那兒買來的幾小塊冷肝。在海上俱樂部裏熱烈地進行着自

由的談話，我們也數說過車間主任、技師和廠長對我們的欺侮。

我有一個同志在海員印刷所工作。落到他手裏的報紙，他都轉給我。我們從不放過任何一條有關國內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的報道，可是我們雖然讀了很多東西，還是有許多不懂。這樣，常常進行無休止的爭辯。

有一次，我的海員印刷所的同志來到我這兒，並把一本什麼書塞在我手中：

「你一定會喜歡這個的，」他說，「高爾基的母。」

我那時候還沒有聽見過高爾基這名字，但又不願在同志面前丟臉，便回答道：

「謝謝，我老早就想讀這本書。」

我把這本書帶到我們的「俱樂部」去，並且在中午休息的時候大聲地朗讀它。書把我們都吸引住了。汽笛聲使我們在最有趣的地方停下來，我們只好一面咒罵汽笛，一面跑到車間去。

有一次，當我們去上工的時候，看見在主要出口處的牆上貼滿了標語。每張標語上面都用紅墨水寫着：「工人，站住！」工人們都停下來看標語。在每張膠印機印出來的傳單下面，用大號字印着：「土耳其共產黨金色羅格委員會」。標語上寫着，在舍巴利的一些工廠裏，罷工開始了。共產黨組織號召金色羅格的工人們支持罷工者。

車間主任、警衛隊、廠長都跑來了。他們撕下了傳單。

「開始工作！」廠長叫喊着。

後來，暗探和警察都到車間來了，調查和審問都沒有得到任何結果。有好多天，造船廠裏老在談論傳單的事情，我們在自己的「俱樂部」裏談論得也很多。「共產黨」、「委員會」這些詞使我們很感興趣。

翻砂車間的工頭哈伊里是我的鄰居，這是一個誠實可愛的人。他很少說話，年紀比我大約大二十到二十五歲。有一次散工回家時，他走近我說：

「你如果就回家去，那我們一塊兒走吧。」

在路上，我們談這扯那，到最後他才說：

「您是年輕的、熱情的，可是，小心點，不要疏忽了！您選擇的道路是好的。聽着，孩子，我告訴您：壞蛋廠長下命令監視着你們，在仔細打聽你們工人的事，他特別追究的是你們中午休息時在塔朔茲上幹些什麼。小心吧！以後要謹慎些。」

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在一「俱樂部」上這樣公開地集會了。有一次，哈伊里工頭介紹我認識鐵工車間的一個銑工。這個銑工大約有三十歲，在罷工時與警察衝突被搞掉了門牙，所以發音有點不清。

「阿赫美德工頭，」哈伊里對他說：「這正是您所需要的那個小伙子，雖然稍微急躁了一點兒……他們可真是嚇壞了廠長。」

……這是那一次，廠長把我們的庫喇克塞茲·薩利赫叫到他那兒去，想從他那裏探問出我們在塔胡茲談論些什麼。廠長從他身上沒有得到什麼，於是威脅說要把他開除。當天晚上，我們便到黑暗的街上去「迎接」廠長，他看到事情可能會搞壞，便立刻見風轉舵。第二天，我的同志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照常來上工了。我們的行動給工人們的印象很深。這就是為什麼阿赫美德統工工頭注意到我們的原因。

散工回去

一天傍晚，當我們走出造船廠大門的時候，阿赫美德向我提議經奧克美伊達內回家去。奧克美伊達內是個有許多綠色草場和小叢樹的人煙稀少的區域，是伊斯坦堡工人喜愛遊玩的地方。我們一面走，一面談。

阿赫美德工頭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你還是個小孩子，那時，我就像你現在這樣是個成年的小伙子，也在這些造船廠裏工作。當時，德國人在伊斯坦堡操縱着一切，英國的

飛機常常轟炸我們的區域。地上有德國人，天上有英國人，而在我們的頭上還有恩維爾匪幫。人民因飢餓而死亡，成百萬的兵士爲了外國人的利益流血犧牲，而同時軍事投機商人却賺飽了錢。恩維爾的流血冒險行動最後失敗了，賣國賊和他們的德國主子就一塊兒逃到國外去，丟下人民什麼也不管。這樣，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就一齊湧到了伊斯坦堡。

「你自己也總記得那些被佔領的年代。這是多麼的屈辱！英美的軍艦開進金色羅格，就在我們造船廠的對面下了錨。英國人、美國人把一切東西都搶走了，美國人還要求託管伊斯坦堡、海峽，甚至整個土耳其。現在在安卡拉執掌政權的大多數人，那時都接受了美國總統的條件，決定使土耳其處於奴隸地位。他們顧什麼我們民族的尊嚴呵！跟美國人一起幹『事情』，對他們是有利的。像薩拉喬格盧這個戰時的暴發戶，就是帶着美國護照在伊斯密爾和伊斯坦堡之間跑來跑去從事投機活動的。」

……金色羅格河的水漸漸暗下來。在對岸法契赫地方突然升起了煙柱，別伊奧格盧上流社會區域失火了。

「看！」阿赫美德工頭指道，「又是失火……在被佔領的時代，克塞姆帕什地方的火災對我們是有利的。每逢失火，英國人非常驚慌，而我們工人則乘此機會在晚上把造船廠裏的

許多車床和機器拆開，並把它們裝上大型帆船轉運到安那托利亞去。工人們也都從造船廠跑到那兒去。工人們在安卡拉、伊斯密爾和伊斯坦堡組織起了軍事工廠。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員組織的……

我和銑工阿赫美德建立了友誼的關係，我愛慕這個聰明而嚴肅的人。我們不在一個車間工作，那時我是機械車間的一個機械工。阿赫美德工頭很重視我們的車間。

「假如你們停止工作，那所有的車間都要停工了。」他常常這樣說。

每次，當我遇見他的時候，他總告訴我一些新的事情。以後，他還向我解釋黨綱和黨章，教導我作地下工作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

雖然已經過了許多年，但我直到今天還是以尊敬和感激的心情來回憶阿赫美德工頭的。

像他這樣的人，是我們黨的隊伍中堅固的土敏土。他們的事業在土耳其工人階級的歷史上寫下了不少光輝的篇章。在這部雖說是尚未寫完的歷史中，有多少光榮的篇章啊！即令你回憶一下一九二一年伊斯坦堡的五一示威遊行吧！手中拿着紅旗的工人隊伍……在隊伍的前列是共產黨員。這次遊行表現了人民的力量和他們對英美帝國主義掠奪者的仇恨。

土耳其工人階級鬥爭史的另一頁，是一九二七年伊斯坦堡的船工和搬運工人的罷工。那次工人區中修起了街頭碉堡，成千成萬的伊斯坦堡工人與政府派來鎮壓罷工的軍隊進行了

堅忍不屈的戰鬥。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土耳其法西斯政府與美帝國主義者剛一勾結，就開始集中力量迫害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一九四六年，工農黨、自由工會、進步的報章雜誌等被封閉和破壞；成千上萬的工人被關進監獄；千百名共產黨員、自由工會和工農黨的領袖被軍事法庭審訊，戴上鐐銬，送進了刑訊室。可是，也就在這兇暴的法西斯的恐怖日子裏，工人們又走上了街頭。

在一九五〇年，當曼德列斯——華盛頓的傀儡政府——把土耳其的士兵送到朝鮮去的時候，伊斯坦堡碼頭工人工會，代表土耳其人民和全國的工人階級提出抗議，反對基馬爾匪幫的這個新的罪行。碼頭工人工會因此被封閉，工會的領導者被交到軍事法庭……

然而，金色羅格依然存在着；在船塢、造船廠和各種工廠中，土耳其共產黨領導工人們繼續進行着鬥爭。我感到自豪，因為我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鬥爭；很多年以前，我在金色羅格就已參加了這一鬥爭。

第一次考驗

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時候，阿赫美德工頭走近我說：

「傍晚，我們在克塞姆帕什柏樹林裏相會。」

在那兒會有什麼事情呢？我並沒有問。

「好吧！」

當我們傍晚相會的時候，阿赫美德工頭腋下挾着新鮮的麵包，手上提着裝着蔬菜的小籃子。新鮮麵包是爲自己買的，可是蔬菜呢？——難道阿赫美德工頭不是個獨身漢嗎？

猜錯了。

「一把蔬菜帶回家去，」阿赫美德工頭一面說，一面把籃子交給我，一籃子裏有傳單。明天一清早，當工人們上工的時候，你必須在阿伊汪薩拉伊把傳單散發給他們。不過你自己要留心，不要上工遲到了。」

我們彼此沒有再說一句話就分開了。從切帕巴什的花園中傳來了管弦樂的聲音。我頭也不回就走了。我並不感到害怕，但是極度的興奮籠罩了我。這是黨第一次交給我的任務！我

好像又在學校中考試一樣。但是在學校中考試考不好，最多不過留級，或者得一個壞分數。而在這兒，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這個考試無論如何必須光榮地考好。

當第二天晚報上報道：在許多工人區中，其中也包括有阿伊汪薩拉伊，散佈了共產黨的傳單。我當時是多麼幸福啊！

我把順利完成任務的消息向阿赫美德報告了。他握着我的手，可是又一次警告我對任何人都不要透露出一個字：

「黨的紀律要求我們這樣做。」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一件新的任務。

「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接受我入黨呢？」有一次我問阿赫美德工頭。

「只有這種人才能成爲共產黨員，他不光是把空閒的黃昏貢獻給黨，而是把整個的生命都貢獻給黨。你堅信能做到嗎？你準備交付出一切嗎？如果是這樣，我就給你介紹。」

我高興得險些兒向他撲過去，抱住他的脖子。

誕 生 日

有一次，工頭阿赫美德指定我下工以後到哈斯克伊碼頭去會面。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我們見面後，坐上小划子，離了岸。那個坐在槳旁的人我不認識，而坐在舵後的那人就是我們造船廠的一個工人。

阿赫美德工頭說：「同志們，我們不要白白地浪費時間吧。現在支部會議宣佈開始。議程只有一項，關於接受一個新同志入黨的問題。有其他的提議嗎？」

「沒有。」

沒有紙和鉛筆，也不作記錄。大家都低聲談着。坐在槳旁的人慢慢划着。我敘述了自己

的歷史：

「我記不起我的父母了。我還是嬰兒時，他們就死了。我的嬸娘把我撫養大的。假如不是她，我是不能讀完小學的。我從小就養成了勞動的習慣。嬸娘常喜歡說：『手藝就是金手鐲。』但她不懂得，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上，這個金手鐲竟是工人手上的鎗鎚。從小我就喜歡機器。每天晚上，我總到工程師高級學校附設的機械工講習所去。後來就開始自己掙錢過活。」

了。我在造船廠工作了多少年，這你們是知道的。」

清新的微風迎面吹來。但是我由於興奮而渾身汗溼了。

「至於以前你爲黨作了些什麼，你不必說了。我，作爲黨支部書記，知道得很清楚。」

阿赫美德工頭說，「還有什麼問題和提議嗎？」

「造船廠裏有許多青年。在他們中間有不少熱情的小伙子。同志！應該關心他們。」坐在漿旁的人指出道。

支部的第三個成員說他一切都明白了。

「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那麼我就來問你，同志！」阿赫美德工頭一面說，一面正對我望着。「你能宣誓永遠不離開偉大的列寧所指示的戰鬥道路嗎？」

「我宣誓我終身不離開我們偉大的列寧所指示的戰鬥道路。我以工人的榮譽來宣誓！」

「我提議接受烏斯却蓋爾同志加入土耳其共產黨。」

三隻幹粗活的手一下子都舉起來了。接着，所有的人輪流地緊緊握我的手，向我祝賀。那一天我正滿二十歲，是我第二次的誕生日。

我坐下來划槳。我們低聲地唱着國際歌。河水濺到船舷上來了。我的心靈光明極了，心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向前衝去……

隨便你選擇吧！

……在長期的監禁之後，重又投入工作，投入鬥爭；重又看到了周圍從小就熟悉的地
方；重又在人們中間，這是多麼快樂啊！難怪伊斯坦堡引起了我過去的這麼多的回憶。

可是，我得到自由的時候不長。

在扁桃、李子、櫻桃樹上，開滿了黃的、白的、玫瑰色的花朵。春天在對人發笑。

在這時候，伊斯坦堡的煙草工人和紡織工人罷工了。在奧爾塔克、阿赫爾卡培、巴拉特各區的工廠和倉庫的大門旁，罷工者和警察發生了衝突。當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聚集在舍巴利警察廳前面的時候，警察們都穿着內衣跑了。

共產黨省委會向人民散發了特別的傳單，號召人民支援罷工者。人們響應了這個號召。

五一節快到了。大批逮捕的事件越來越多，警察仔細地搜捕共產黨員，在工人區中挨戶進行搜查。成羣的工人在憲兵押送下從工廠裏被帶到警察局去。

有一天，將近黃昏時分，我在伊斯坦堡一個工人區的狹巷子裏被逮捕了。

警察把我送到暗探局。我剛跨進門限，他們就把我的衣服脫掉，並把衣服拿走了。我赤

身露體地留在那裏。當他們後來把衣服還我時，皮帶、領結、袖扣都沒有了。衣服上所有縫縫都被拆開，裏子被撕破，連鞋墊子都剝去了。

*

我被推入一間房內，首先我聽到的是：

「這裏是沒有法律的，懂得嗎？」

暗探指着短槍、橡皮鞭子、棍子和一套鉗子和鍛子說：

「看！這對你就是憲法，就是法律條文，這就是自由和民主，隨便你選擇吧！」

在審訊和拷打共產黨員的時候，省長和檢察長經常出席的。這些衣冠禽獸的殘忍和暴虐是可怕而又醜惡的。他們拿被拷打者的痛楚來取樂。他們笑，罵，說一些無恥的戲言：

「呶！怎麼樣？你對土耳其的民主感興趣嗎？……」

這次，本來要判處我們死刑的。但是「由於被告沒有動用暴力和武器，以苦役代替死刑」——判決書上是這樣寫的。

於是我們又在法庭上了。

法官像木偶一樣坐在我們前面，穿着黑長袍的、蘇丹的老法官，就是資本家的走狗。我們昂着頭站着，後面是手裏拿着手槍的警察，兩旁站着兩個憲兵。

宣讀判決書：「茲拒絕承認被告所謂在警察局受有各種拷問等情……雖然大多數被告在警察局或在法庭上受審時否認對他們提出的控告，但法官在審核被告所散發的傳單和祕密報紙後，以自己的良心判斷：被告屬於非法的土耳其共產黨，他們企圖推翻現有制度，因此判決……」接着是流放的日期和苦役。

我們被判處苦役是因為我們舉行了工人會議，是因為我們寫下了人民的痛苦和要求，是因為我們建立了保衛工人階級和全民族利益的組織。

憲法中寫道：「法官是獨立的。」但是我們人民在很多實例中看出了，這是欺騙和空話。在訴訟法典中有這樣的條文，這些條文是這樣寫着的：被告可在宣判後一週內上訴，在這期限以前，最高法院的判決不能確定。

在我們被宣判後的第二天，報紙報道共和國總統召見最高法院院長和委員，並宣佈：

「我一定要打碎共產黨員的腦壳！」

第三天，檢察機關便向我們宣佈判決已經確定了。第四天黎明時分，我們就起牀了，在監獄的走廊裏排好隊，每兩個人戴上一付手銬，被憲兵押送到一千三百公里外的遙遠的堡中去。

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是法西斯分子哈利耳·奧爾留克。一九五〇年，他得到了司法部部

長的職位。爲了要鑽進議會，這個劊子手今天便大聲疾呼地宣稱：「土耳其的法庭和法官是獨立的。」

對的，他們是不以正義和人民的意志爲轉移的……

美國在擁護他們……

土耳其的法西斯統治者，長期地對國內的許多地區宣佈戒嚴。土耳其被他們分成三個設有軍事法庭的軍事區，這些法庭審訊着共產黨員、和平擁護者和一切忠實的愛國志士。不久以前，安卡拉警備隊軍事法庭不經審訊就判處了土耳其和平委員會的會員十五年徒刑，因爲他們代表人民抗議派遣土耳其兵士到朝鮮去。這些奮不顧身的英雄被戴上了手銬，僅僅因爲他們在傳單上寫了：「爲爭取我國民族獨立而鬥爭的道路，即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土耳其的青年積極地參加偉大的保衛和平的運動，因爲土耳其的賣國的統治者正是首先要把土耳其青年變成美國死神的砲灰。

在人民的眼睛中含着久不熄滅的憂傷和悲憤。未婚妻按照習慣對着破鏡子流淚，因爲她們送別自己的美赫美特，送別自己的美米什，送他們到另一個世界去。

如果誰不知道，就讓他知道吧！土耳其和平委員會主席波希哲·包倫懷了孕。她在監獄中生下的嬰兒的第一次哭聲，飛出了鐵柵，迅速地傳揚到安卡拉的上空；傳揚到整個土耳其，好像在叫喊：「打倒戰爭販子！」

在伊斯坦堡，一些特務和警察長久地跟蹤着兩個姑娘。其中一個是女工，另外一個是女大學生。她們散發了和平委員會的宣言。光天化日之下，在很多人的大街上，警察抓住了她們中間的一個，立即把她投進美國的「吉普」。

當警察把女大學生列伊娜塞進汽車時，她一面反抗，一面大聲地叫喊：

「我的哥哥被趕到朝鮮去送死了，母親們和父親們！不要把你們的兒子交給美國死亡販子！」

街上喧鬧起來了。「吉普」以最快的速度衝出人羣。人民跟在汽車後面咒罵美國式的警察。

流氓的恫嚇手段在基馬爾主義者那裏得到了全面的使用。

基馬爾主義者經常吹牛說：「要國內和平！」而事實上，他們正在加強殘忍的恐怖手段，反對一切真實的和進步的東西。安卡拉的統治者宣稱：「要世界和平！」而事實上，他們正遵照着美國侵略者的指示，準備着軍事冒險，他們犯着反對世界和平事業的罪行。他們把和平

擁護者判處苦役。

過去，在那些把我們祖國推向滅亡的人們的言語和行為中，還常常用偽善和謊言來掩飾自己。而現在，他們甚至不再想以謊言來麻煩自己了。也尼·薩巴赫報竟無恥地寫道：「我們害什麼羞呢？害怕誰呢？美國擁護我們。……而朱姆弗里也特要求：『我們應該丟掉民主的外衣，這是主的懲罰。』

甚至假民主的外衣對基馬爾主義者都已經成爲累贅的東西了。

別利格托普喇爾的日記

人民是什麼也不會忘記的，他們把一切都牢記下來了。假如他們不能夠公開地說出來，那他們就會採用寓言的形式說出來。

長時期的統治和壓迫，在人民的長期的回憶中，積下了一大筆賬，這筆賬，等時機一到，就會向壓迫者清算的。

別利格托普喇爾老爹——事實的收集者——是人民中記憶最深的一個。您去問問人們他是誰吧，他們就會告訴您：他住在伊斯坦堡的薩喇治克區；他以自己的廉潔忠誠爲大家所熟

知。據說，別利格托普喇爾額上的一塊深深的被斧頭所砍的疤痕，是從伊斯坦堡被佔領的時候起留下的，這是被美國海軍陸戰隊中的一個兵士砍的。據說，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失掉了兒子；他的孫子是個共產黨員。據說，他是鐵工法茲呂·巴巴的親近朋友，這個鐵工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時候，爲了使民族解放隊伍中僅有的小口徑大砲能夠射擊英美佔領者，曾鑄小那上了炸藥的砲彈。

別利格托普喇爾每天都作日記：

「一九四一年五月，豐·巴本^①玩弄總統於手掌之上……伊諾努在自己的老朋友面前獻媚。昨天他們又交談了整整一小時……」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安卡拉政府與希特勒訂立了友好條約，倫敦完全沒有爲此事而感到不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納粹德國藉夜色的掩護，背信棄義地進攻蘇聯。一百七十九個法西斯師團越過了國境……這只是在柏林和安卡拉訂立條約後三天！……『東進計劃』開始了……美國的億萬富翁曾致力於爲舊普魯士計劃奠定經濟和軍事基礎……英、法帝國主義者

① 豐·巴本是當時的德國駐土大使。——中譯者註

一直在唆使法西斯頭子反對東方……奴役土耳其的計劃也是『東進計劃』的一部分。」

一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基馬爾主義者的半官方報紙烏盧斯寫道：「納粹進攻蘇維埃的行爲是絕對正確的。」這樣，暴露了安卡拉政府的祕密。基馬爾主義者是公開在希特勒的鞚子。」

一一九四二年，在斯大林格勒近郊進行着空前激烈的戰鬥。甚至毫無廉恥的法西斯匪徒阿塔伊也不得不承認：『蘇維埃軍隊比納粹的坦克和大砲要堅強得多。』覺悟得太遲了啊！蘇維埃軍隊的英雄主義，證明了社會主義的自由的人是有才幹的。在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過像斯大林這樣的戰略家……在伏爾加河畔決定着人類的命運……

一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土耳其的法西斯匪徒急不可待了。今天報上刊載了薩拉喬格盧在西華斯的演說。總理這樣宣稱：『我們不打算錯過這個合適的機會，只須一下子就能收回在失敗年代中我們所失去的所有東西。』基馬爾主義者等待着便於參加掠奪的合適的機會。』

一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薩拉喬格盧在尼爾茲魯姆。他出發去作一次沿着俄羅斯國境的視察性的旅行……

一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土耳其的軍隊集中在東方國界上。『軍事準備第一號』的命令，放在蓋有火漆印的信封中發給了各連隊的指揮官……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烏盧斯寫道：『德國軍隊應當在斯大林格勒把紅軍直消滅到最後一個兵士爲止。』常言道：要是狗子的禱告被上天聽見了，那麼天上的就不是雨，而是骨頭……』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今天的報紙引用了格凌格的話：『德國人比別人先使用每獲得的東西。』同時那些報紙又問道：『希特勒的同盟者的命運將是怎樣的呢？』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烏盧斯要求：『必需奪取從裏海到黑海的俄羅斯工農業富裕的區域。必須把俄羅斯的艦隊消滅在黑海中。』基馬爾主義者的首腦們公開表示，他們想從納粹強盜的桌子上分得一塊大骨頭。」

還有幾行別利格托普喇爾老爹的日記中還有幾行：

「一九四二年……是斯大林格勒困難的日子。報紙報道：『共產黨員散發傳單，他們在蘇列伊馬尼清真寺的尖塔之間掛上了一條三十公尺長的紅色橫幅，上面寫着大字：打倒安卡拉法西斯政府！』

「一九四三年，大批的共產黨員在軍事法庭上受到審訊……在卡爾斯槍斃了兩個下級軍官和五個軍官——共產黨員。其中一個名叫奧馬爾·伊耳馬茲……」

「一九四四年……五十五個年輕的反法西斯主義者被交由軍事法庭審訊……在暗探局

中，他們遭受了可怕的拷打……」

他們害怕什麼？

國內的法西斯專政，不容許我們的黨公開地進行工作。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的」，並且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受法律保護」。

憲法中記載着所謂公民權利，但所有這些權利從頭到尾全都被特別的決議和決定所取消了。出版法以及刑法典都是法西斯意大利制定的。從蘇丹時代起就保存下來的關於結社、集會和警察局職權的法律，直到現在仍然有效。禁止罷工的「工會法」是用來制止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的，關於監督工會的權力轉交給了法西斯政黨。選舉法的唯一目的是保證工人、農民和少數民族投票贊成法西斯政黨，至於他們自己的代表，那是沒有任何可能進入議會的。

基馬爾主義者看到爭取民主的鬥爭加強了，便很快地由議會通過一些新的極殘暴的法律。有一個法西斯頭目阿爾華茲在議會中叫囂道：「我們每夜都不能合眼，連做夢也夢見赤色分子。我們要求更嚴厲的法律。我們應該像希特勒那樣去消滅共產黨員……」

對的！你們愈懼怕，你們也就愈殘忍。但是你們不能夠用絞索去關閉工廠，你們也不能消滅工人階級！你們一取消一不了共產黨！

共產黨的報紙和傳單在人民中間廣泛地傳播着。美國化的議會議員，被金錢收買了的部長和新聞記者，叫囂着：「左派分子瘋狂起來了！」「赤色第五縱隊！」「共產黨情報局的間諜！」土耳其反動派甚至害怕提到土耳其共產黨。他們不談共產黨所要求的和它在報紙上以及傳單中所寫的東西，只是一味誣衊它。我們的敵人又能做得出什麼好事來呢？

可是只要你一落進警察局的手，或者當你在軍事法庭受審時，那麼談話就採取另外一個方式了。在暗探局的地下室中，在軍事法庭關閉着的大門裏邊，當劊子手們審問和拷打共產黨員時，他們就以黨的全名稱呼黨，並且要求：「你說，誰在中央委員會？省委會和區委會在什麼地方？你們在支部會議上說些什麼？印刷所在哪裏？誰發行報紙？誰排印和散發傳單？」

在法庭上，他們對我們說：

一你們寫道：「現在的議會是股份公司！它是被美國人收買了的！」由此說明你們企圖解散議會，因此，你們就要遭受十五年的徒刑！」

在暗探局裏，他們就不僅是說，而且當場以實際行動來證實他們的話：

「你們說：『爲了拯救國家免於可怕的覆滅，土耳其的人民應該起來鬥爭。一切愛國志士都應該團結在民族陣線內。』因此，你們罪有應得！」於是他們打斷我們的骨頭；把我們關進棺材式的牢房裏。

「你們在牆上貼滿了標語：『把美國將軍和軍官們趕出土耳其去！切斷與華盛頓的奴役關係！』因此，你們就活該如此。」於是他們打掉共產黨員的牙齒；剝掉他們的指甲。

「你們肯定地說：蘇聯關於海峽的建議是公平合理的，這些建議保障了土耳其的民族獨立，並保障了與黑海沿岸各強國間的和平關係。這就是你們對人民說的！」這樣，檢察長就憑自己的情緒，來給我們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所謂「背叛祖國」的苦役。

這就是在我們土耳其所見到的所謂「民主」、「法律」和「思想自由」。

在警察局和軍事法庭上，拿出祕密的報紙和散發在人民中的傳單，作爲被逮捕的共產黨員活動的罪證。共產黨的報紙和雜誌：火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人、統一、雇農、勞動被訂在千百個卷宗裏，它們和戴着腳鐐手銬的共產黨員一起由暗探局旅行到檢察機關，由檢察機關旅行到警察局，再由警察局旅行到軍事法庭。

紅色的伊斯坦堡、紅色的厄斯基舍希爾、紅色的伊斯密爾、紅色的薩姆松、礦工和礦井工人，這些報紙和我們的黨員一道被判處了好多年的徒刑和苦役。

特務、警察和奸細二十年來一直在尋找黨的中央機關報——奧拉克切基奇（鐮刀和鏈子）報紙。多少個我們的同志和英雄，像海員姆哈烈姆一樣，爲了保衛奧拉克切基奇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每次搜捕共產黨員以後，土耳其內務部總是對報紙發出千篇一律的報道：「土耳其的共產黨組織連一點痕跡也不留了。」但是過了不久，安卡拉街頭的下流作家又開始叫囂：「共產黨……赤色分子……」在議會內，馬歇爾化的代表組織了「反共鬥爭委員會」，頒佈了「反左派鬥爭」法案。泛土耳其主義者的法西斯流氓匪幫受到了鼓勵，就組織了野蠻的示威遊行。紙到底包不住火。漸漸地反人民的統治集團不得不被迫承認了。烏盧斯報寫道：「共產黨在土耳其種下了深根……在那些要求自由與民主的人們的前列，一定有共產黨員！」

某馬爾主義者誹謗我們，說我們是「輸入的商品」，但同時他們不得不承認土耳其共產黨是站在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的鬥爭的前列。也正因爲如此，比任何東西都使他們害怕些。

有這樣的一個將軍蒂納茲切彼，這是一個典型的法西斯匪徒。下面就是這個今日的「耶季——謝基茲——哈桑將軍」^①在作伊斯坦堡省長時寫的一篇報告：

「長時期內，在土耳其的法院和軍事法庭中所進行的政治審判案件，其實就是對土耳其

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的審判案……現在這個黨號召人民起來爲反對美國人進行鬥爭。它在自己的傳單中宣稱：『安卡拉政府爲了美國的一點小恩小惠出賣了國家的獨立。』

土耳其人民的敵人在自己的祕密報告和情報中，承認了他們所不敢公開講的那些事情。他們不得不注視着共產黨的活動，他們想用自己的法西斯法律來摧毀這種活動。可是泥土是沾污不了太陽的。

「四十個強盜」

「四十個強盜」，人民是這樣稱呼土耳其資產階級的頭目——法西斯政黨的頭子以及與華盛頓有聯系的土耳其反動統治者的頭子的。

「四十個強盜」不願意放棄自己掌握的有利可圖的世襲領地，可是將來會要引起他們更大的恐懼的。像伊諾努這樣的大頭子，還在加利福尼亞^②買了田莊以備萬一。他們中間很多

① 耶季·謝基茲·哈桑將軍，是土耳其反動統治的軍閥頭子，愚蠢而又殘忍。是蘇丹阿布季耶·哈米德第二的暗探局長。——中譯者註

② 加利福尼亞是美國的一個州。——中譯者註

人寧願把自己的金子保存在瑞士、倫敦和紐約等地銀行的保險箱中。他們拍着自己的胸膛叫道：「我們是民族主義者！」但是對他們來說美圓比里拉更貴重。『我們是土耳其人！』——四十個強盜』肯定地叫嚷。但是爲了更加小心，他們不在土耳其建造工廠，而把從人民那兒壓榨來的二億美圓的巨額資金凍結在紐約銀行中。

賣國求榮的下流作家和政客讚頌那些由於受賄、大量盜竊國庫和掠奪被壓迫民族而致富的薩拉喬格盧和拜亞爾，烏郎和曼德列斯，卡拉耳陽和伊義，薩克和卡拉奧斯馬諾格盧爲『精明強幹的活動家』。

在華爾街老闆面前卑躬曲膝的『精明強幹的』強盜中的一個，曾在西華斯宣稱：『紙和無綫電，印刷所和電影院，報紙和警察局，法庭以及兵營，金庫，監獄和銀行，議會和軍隊——所有這一切國家機器都在我們手中……美國擁護我們……讓我們國內的敵人知道這些吧！』確實如此，在剝削階級手中有着巨大的國家機器。但是人民反對他們，這就是爲什麼他們稱人民爲『國內的敵人』的緣故。

反動派和它的報紙、無綫電，以及被它僱傭的演說者，都極力想法誹謗共產黨員。他們爲了欺騙人民，麻痺人民，引誘人民，使用了格別利斯的宣傳把戲，使用了美國法西斯匪徒赫斯特的偽善辦法。法西斯政黨煽起了戰爭的歇斯底里，他們正企圖把青年訓練出一種

鄙陋的性格；舊奧斯曼帝國似的野蠻和土耳其舊親衛兵樣的殘酷。

一四十個強盜——想以欺騙和強力把土耳其人民趕去參加美國的戰爭。正是爲了這點，反動統治集團用殘酷的恐怖手段來攻擊土耳其的進步力量，首先就是攻擊工人階級及其政黨。

昨天和今天

我們重新在監獄和驛站間漂泊。這一次，我們戴着手銬在憲兵押送下，從東往西走……我們在南方的鄉村裏走着，來到了楚庫羅瓦棉區，成千的，在家鄉連一點土地也沒有的農民都流浪到這裏來。到處都顯示着貧困和飢餓。

在阿達納的橋邊的廣場上是僱農市場。這種市場比過去的奴隸市場還可怕，在這個市場上有五萬個失業者！

下着雨，但地方監獄或是憲兵司令部都不讓我們進去躲一下：「你們的證件是註明去西諾普的。」

◎ 帕別爾斯是希特勒德國的宣傳部長，法西斯頭子之一。——中譯者註

◎ 赫斯等是美國報紙榮的譯者。——中譯者註

我們站在省政府大廈旁邊的廣場上，雨把我們全身都淋溼了。押送我們的憲兵也束手無策，不知怎麼是好。

我們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主義！」唱着歌：

聽到了腳鐐手銬的聲音……

押送我們的同志去作苦役……

雖然在下雨，但過路的人都停下來。人羣漸漸地聚攏來。最後檢察長和憲兵隊長來了，警察把人們趕散了。

我們被塞進了省政府的地下室。我們在這兒耽了兩天，好像在一個大垃圾箱中，周圍都是發黃了的、腐爛了的舊文件、舊報紙和破書。

我們在紙堆中翻來翻去，我的同志在報紙中找到了一點什麼「新鮮」東西，雖然這些「新鮮」東西離我們已有五年到八年了。一種熱望支持着我們，我們想要知道一些他們想要怎樣殺害我們的消息！可是，最「近」的報紙是三十年代初期的，是一九三二年的了。在第一版上有個美國將軍的照片，這是馬卡爾圖爾，他來到這裏是爲了「就近觀光土耳其軍隊」。他向記者們宣稱：「我認爲自己能指揮土耳其軍團是很榮幸的……狠一狠心，土耳其就能夠建立起百萬人的軍隊。」

美國軍國主義者的代表們，首先在安卡拉得到了一個師團。那時候五角大樓已垂涎於幾百萬土耳其士兵了。

另外一張報是一九三三年的。「經濟部長塞拉爾·拜亞爾先生招待從美國來的專家們……美國人觀察了土耳其的石油和各種有益的礦石的豐產區……他們對於銅和鎳的蘊藏量予以極大的注意……他們也調查了土耳其的銀行事業。」

美國的一些有錢的大亨和石油大王老早就派了自己的偵察員到土耳其來，依靠基馬爾主義者的幫助——基馬爾主義者是主張美國託管土耳其的，這些偵察員漸漸站住了腳跟。安卡拉方面也開始和他們做起生意來了。幾年已經過去了……有一天，美國的將軍們、軍官們，所謂事務家、銀行家、外交家、「專家」、參議員等，像波濤一樣湧入了土耳其。

舊的投降政體又復活了。美國人在安卡拉建立了一「國家中的國家」，華爾街的總督事實上成了國家的主人。曷卡亞——總理和議會主席的所在地，總參謀部，以及所有各部，通過直通電話線和特別聯絡員直接與美國大使館聯系，與美國的軍事使節聯系，與「馬歇爾計劃執行局」聯系。當一四十個強盜一遇見了這些特別聯絡員和拿起直通電話筒時，他們就行九十度的鞠躬禮……

只要麥克阿瑟拍一個電報，那麼就會從土耳其給他派遣許多營土耳其兵士到朝鮮去。土

土耳其的兵士充當了砲灰，回到祖國的只是他們的軍號和陣亡證明書。

掠 奪

「四十個強盜」把議會變成了市場。爲了要得到巨額的美圓，他們在這個市場上出賣祖國，出賣士兵的頭顱，出賣國家的榮譽和驕傲。

在華盛頓有人把綫拉動一下，那麼安卡拉的法西斯代表就會跳上議會的講台，喊道：

「我們以土耳其兵士在朝鮮所流的血，掙得了加入北大西洋聯盟的權利。我們應該把土耳其民族所有的一切來孤注一擲，誰要反對這樣做，誰就會死亡！」

法西斯黨的頭子，準備來一次全面的掠奪。他們奪走了土耳其人民的糖、肉和牛油，代替這些運到土耳其來的是一些美國坦克和大砲。美國的武器到土耳其來的愈多，則稅收愈重，人民的窮困和痛苦也愈益加深。

美國殖民者來了很多，他們橫行全國。美國的貨車和大羣的美國事務家們充塞土耳其市場。幾百萬人喪失了自己的最後一塊土地，手工業工人、紡織工人破產了；哈爾普特的呢子，昂切布的粗白洋布，布爾斯的絲，安卡拉的毛織品，傑尼茲利的棉織品差不多完全停止

生產了；厄格的葡萄園到了衰敗的時候，金黃色的牙白扎卡○樹叢乾枯了。

塔朔夫煙草種植者的心血化成了灰燼。綠色的布爾薩變成了光禿禿的荒原，因為美國「尼龍織品」在這裏從根本上摧毀了桑樹林。在飢餓的佳爾巴克爾，連鴿子都沒有了。

可是銷售美國商品的買辦和靠供應美國武器發財的一些軍火專賣商却高興得摩拳擦掌。美國掠奪者的夥計們，在美國的一殺人一事業中，得到的不僅是有利的股票；就在最近兩年中，流進他們荷包的黃金，就由八億五千萬里拉增加到十二億里拉。掠奪正在繼續着啊！

人民不停止鬥爭

令人窒息的炎熱。伊斯康傑魯海港碼頭的防波堤上，出現了一片混亂現象。土耳其的士兵像羔羊一樣正在被送往朝鮮的屠場；他們從軍車中卸下，又被趕進美國輪船的船艙裏去。這些美國棺材裝着無法避免死亡的人們駛向海中。裝着美國武器的大船不斷地駛來，在港內拋下了錨。他們把美國的死神運到了土耳其。

在車廂上，在車站的建築物上，在住戶的門上，在碼頭的起重機上，共產黨員們到處貼上了這種標語：「土耳其的士兵們！你們身上穿的是美國敢死隊的襯衣！爲了杜魯門，你們被派去送死！逃走吧！」「土耳其的工人們！不要裝卸美國武器！」

伊斯康傑魯的碼頭工人罷工了，他們拒絕裝卸載有美國武器的輪船。人民支持罷工者。城內宣佈了戒嚴。軍隊派來反對罷工者，反對人民。衝突發生了，開始了流血的鬥爭。基馬爾主義者用美國死亡工廠主那裏得來的武器對準了人民的胸膛。

阿飛翁衛戍部隊的無線電收發報員起義了。他們宣稱：「我們不到朝鮮去！」發生了新的衝突，又流血了。但是這一次事件證明了：人民已學會了利用美國武器來反對美國佬自己。當阿飛翁的無線電收發報員拿起武器之後，他們並沒有忘記他們的父輩們在阿飛翁險峻的山崗上會擊敗了外國佔領者。

經常，美國戰艦駛過達達尼爾海峽，馬爾馬拉海的上空蒙上了煙塵，戰艦在伊斯坦堡碇泊處拋下了錨。厚顏無恥的美國海軍兵士把船形帽拉到棕黃色的眉毛上，蜂擁到街上去。他們喊叫，打攪路上的行人。伊斯坦堡好像又是處在外國佔領下的日子裏了。

這就是巴雅齊特廣場。大學校的前面，喝醉了的美國海軍兵士，拿着從黑市場上的古物收藏家那兒買來的土耳其人的彎曲大刀，正在胡鬧。和他們並排站着的也是醉得人事不知的

美國銀行家在安卡拉的總辦羅謝利·多爾，在他的肩上捎了一枝鑲了珠母的燧發槍。他們爲了行樂，想像着自己是舊土耳其的親衛兵，並且動用起土耳其彎曲大刀來。美國流氓在街上糾纏土耳其的姑娘們，一羣大學生出來庇護她們，阿克薩拉伊的電車工人支持大學生們，膽小的殖民者向港口逃跑了，警察却保護着美國老爺們逃避土耳其愛國者。

伊斯坦堡市長的個子雖是矮矮的，但他的事務却是不少。他專會拍美國人的馬屁。他經常讓市政府出錢來舉行宴會招待他們，甚至他供給一貴賓一們享受的娼妓也由市政府負擔費用。爲了使美國主子有舒適的環境，省長拆毀了卡茲呂切什姆窮人的寄宿舍和茅屋。憲兵和警察隊遵照省長的命令包圍了鐵皮、膠合板搭的小鎮，——這小鎮上住有五萬窮人。災禍進了門，只剩下一條出路——戰鬥。於是卡茲呂切什姆戰鬥起來了。

在文化體育宮前停了幾百輛汽車，五千個汽車司機出席了自己工會的代表大會。這樣，伊斯坦堡街上就開不出一輛出租汽車了。已經上了加拉特碼頭的美國胆小鬼對此表示不滿，這可嚇壞了省長和暗探局長。

在代表大會禮堂的講壇上，站着美國汽車天王的代理人尤留切代表，在他左右各有兩個便衣暗探。這個法西斯匪徒企圖安排一個新的陰謀——誹謗共產黨員。但是結果完全出於他的意料，五千個汽車司機叱責這個美國小丑：

「你失敗了！福特的走狗，索科尼·瓦庫姆^①的奴才！」

看到事情變嚴重了，法西斯匪徒便去請救兵。在禮堂裏出現了省長。

「我們的美國客人們等在碼頭上……」

人們沒有讓他說完：

「你將他們捎在自己的背上吧，捎在背上吧！……」

哄堂大笑聲，震撼着禮堂的牆壁。

警察闖進禮堂，搏鬥開始了。體育宮被摩托警察隊包圍住了。戰鬥持續了幾個鐘頭。憲兵投擲催淚彈，——這些催淚彈是剛由美國運來的。

獨立的大街

「討厭的伊斯密爾」——人們常常這樣稱呼伊斯密爾的。這是買辦資產階級和近東的世界主義者的伊斯密爾，在這裏外國公司主宰一切。這個伊斯密爾老早就是法西斯政黨的巢

① 索科尼·瓦庫姆是美國的一個石油公司。——譯者註

穴。是個被出賣了的、可惡的、叛逆的伊斯密爾。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伊斯密爾。人們稱呼它為「可愛的伊斯密爾」。這個伊斯密爾是巨大的工人集中地，勞動人民的伊斯密爾。與「討厭的伊斯密爾」進行不斷鬥爭的、有着革命傳統的伊斯密爾。這是共產黨地下印刷所所在的伊斯密爾。是鐵路工人罷工的時候，臥在鐵軌上阻止軍車開動的人的伊斯密爾。這個伊斯密爾打擊着法西斯報紙的印刷所，而支持着共產黨的出版物。這個伊斯密爾，有千百個聲音在憲兵的刺刀下、在伏羅希洛夫林蔭大道上，重複着我國進步力量的口號：「任何力量不能使我們放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這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僅以小石塊武裝起來的兩千個紡織工人無畏地與幾隊憲兵進行鬥爭的伊斯密爾。這就是被飢餓、疾病和失業折磨得目光無神的伊斯密爾。

法西斯匪徒——基馬爾主義者懼怕這個伊斯密爾。

有一次，在哈耳卡培納爾舉行突擊式的羣衆大會時，警察意外地襲擊了我們。戰鬥的時候，工人們爲了要救護我，把滿是油漬的工人外衣很快地披在我的肩上。黃昏的暮色幫助了我們，經過長時間的追擊，我們終於躲到契利基利克的一個工人家中去了。一個約摸二十歲的年輕姑娘替我開了門。她的臉色疲憊，但顯得很美麗。

「同志，您在這兒就像在碉堡裏一樣，不要怕任何敵人，」年輕的女煙草工人告訴我。

這確實是可愛的伊斯密爾，無限勇敢的伊斯密爾！

九月九日是收復伊斯密爾二十七週年紀念日。二十七年前，伊斯密爾的佔領者被人民拋到海中去了。

在海港中停着美國佬的巨大的航空母艦和整隊大小不同的軍艦。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他們的老祖宗從這兒逃跑了，而今天……

「可愛的伊斯密爾」緊蹙着眉望着靠了碼頭的美國佬，望着「討厭的伊斯密爾」。

人民集合在市政府前面的廣場上，榮譽講壇上是美國海軍上將和穿着美國制服的省長及土耳其的將軍和軍官們，騎兵在他們面前疾馳，——這是慶祝二十七週年紀念的檢閱。但是在這些騎兵的臉上沒有、也不可能有安那托利亞士兵的興奮情緒。二十七年前，這些兵士在不知道基督教主義者背叛行爲的時候，曾爲了民族的解放而戰鬥過。當時他們的衣服也不是這樣的，而現在，他們成了美國死神的僱傭者，他們身上穿着美國制服。

當騎兵行進時，在市府大廈的露台上正表演着一幕「節日的演出」，一幕可憐的、無恥的滑稽劇。一個姑娘被包裹在黑色的送葬用的花邊網裏，穿美國制服的軍官用劍挑開了她的黑色面紗……一個土耳其將軍對美國海軍上將說道：

「這一幕不是多麼好地象徵着伊斯密爾的解放嗎？」

基馬爾主義者捏造衆所週知的歷史事實，嘲弄着人民的戰鬥傳統和他的民族自尊心。

這個對美國海軍上將如此卑躬曲膝的將軍，經常被基馬爾主義者譽為英雄人物——伊斯密爾的解放者。

事實上，一九二二年他拚命地馳騁在阿伊迪鐵路上，並不是爲了拯救伊斯密爾。他當時的任務是拯救英國、法國、美國公司總經理的生命和財產，解除在安那托利亞軍隊未到以前就解放了伊斯密爾的工人隊伍的武裝。總司令基馬爾將軍的特別命令就是這樣的。

海灣的水發黑了。科爾東波亞沿岸電燈亮了，它們彷彿是懸掛在城市頸子上的假鑽石項圈一樣。在弗阿爾俱樂部裏有宴會，一討厭的伊斯密爾——在歡樂着。兩個美國海軍軍官擁抱着一個姑娘，這個姑娘就是包在黑色的花邊綢裏，在早晨的滑稽劇中扮演伊斯密爾的那個姑娘。這個蕩婦是伊斯密爾美國女子專門學校的學生。

在街上，美國海軍兵士們大喊大叫，橫行霸道。他們毆打過路的行人，調戲婦女。一個年輕姑娘在呼救，警察却毫不在意。

「我們不能觸犯他們。」

一羣碼頭工人和公共汽車司機跑來援救。響起了槍聲。美國人看到事情不妙，便跑到海岸邊去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却躺在街上的血泊中，留下來了。

在工人和手工業工人居住的巴斯芒區的一家咖啡店中，人們熱烈地在談論着最近的事件。

「這條街應該用一九一九年在這兒第一個向干涉者開槍的土耳其人的名字命名。」

「不對，這條街應該以今天在這兒殺死了一個美國佬的、二十七歲的工人的名字命名。」

一句話，應該叫作獨立的大街。」一個年老的鐵路工人總結說。

我們爲什麼而鬥爭？

法西斯法庭對共產黨員作的判決書，總是根據這樣一種死板的公式：「因爲企圖推翻現有的國家和政治制度，解散議會和打倒政府……」

安卡拉第二軍事法庭的一個不大的審判廳，緊閉着門，沿牆站着穿美國制服、拿美國槍的哨兵。

寬桌子旁是審判委員會。肥胖的、穿着美國制服的土耳其將軍，他的左右是同樣美國化了的委員會委員，和他並排的是檢察長……

大廳中間是被告席，四面圍着高到胸部的鐵柵欄。在這鐵籠子裏，肩並肩地站着一羣共產黨員。其中一個身材不高、白頭髮的人，清晰而大聲地說道：

「我們拒絕回答檢察長對我們提出來的控告，我們只準備向人民報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求你們的審訊公開舉行的原因。人民應該知道真理，讓人民知道為什麼迫害我們。」

「我們共產黨員公開地宣稱：『現有的政治制度』過去不保證、現在不保證、也不可能保證大多數被壓迫者的任何權利和任何自由。在人民的堅決鬥爭下成立的議會——土耳其的大國民會議，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年了，但在這個時期內，沒有一次機會讓一個工人和貧農的代表跨進過它的門限。」

「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一直在為保障人民的選舉自由而鬥爭。共產黨從成立時起就要求，現在還在要求建立公平的國家制度。現在的社會制度只替人民大眾帶來了貧困、飢餓和眼淚。一個接替一個的政府沒有想到廢棄反民主的法律。這些政府強迫人民羣衆不參加政治生活，以便於他們輕易地出賣民族利益給帝國主義。既然一切是如此，就應當摧毀反人民的制度。——這個正確的結論，是愈來愈廣泛的土耳其各階層人民，由於親身體驗到的痛苦經驗得出來的。」

「現在土耳其統治者叫囂着『民族團結』。人民與那些為了美圓而出賣民族利益的人們之間是從來沒有、並且永不會有團結的。可是，各階層人民團結在反對美國奴役、反對賣國賊、反對反動派的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審判長企圖打斷我們同志的話，可是他仍然繼續着自己忿怒的揭露：

「你們爲了證明剝削階級和法西斯政府是正確的，證明人民的貧困和人民無權是合理的，而向我們提出虛偽的控告。你們組織祕密審判，你們想鎮壓共產黨員，因爲他們代表全體土耳其人民對親美政黨的反民族政策提出了抗議……」

將軍發怒了，用拳頭敲着桌子，好像他的肚皮馬上就會爆裂似的叫道：

「住！住嘴！抓住他們！給他們戴上手銬，讓他們知道是在誰的面前說話！……我不准許侮辱我們制服的榮譽！……」

從這羣共產黨員中發出了鎮靜而嘲笑的聲音：

「你們的制服是美國的，而你們自己呢？是法西斯分子。」

兵士和軍官立刻包圍了這羣共產黨員，並用槍托推他們，把他們帶出了審判廳。

愚蠢的美國化的將軍大概從來沒有聽見過土耳其民族詩人的真實言語：「難道鎖能夠鎖得住河中的流水嗎！」人民在共產黨的祕密報紙上，讀到了任安卡拉祕密軍事法庭上的共產黨員的沒有講完的演說詞全文：

「……土耳其共產黨把人民羣衆的願望，作爲自己戰鬥綱領的基礎。我們在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爲了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爲了根本解決土地問題，應該徹底地消滅封

建殘餘，無償地將土地分給幾百萬無地的農民，供給他們農具和種籽。應該取消現有的納稅制度，因為它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一種合法化了的掠奪。按照這種制度，工人繳納的稅相當於自己極少的工資的百分之三十，而百萬富翁繳納的還不到自己利潤的百分之一；窮苦農民所繳的稅要比大地主多七倍，擁有幾十個、幾百個村莊的封建主和鄉紳却完全不納稅。

一人民由於飢餓和疾病而死亡，而法西斯議會和政府把從人民身上榨取來的錢花在美國的大砲和坦克上。

一我們要從帝國主義掠奪者的魔掌中奪回土耳其！消滅美、英壟斷者在我國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統治。

一爲了拯救人民免於帝國主義的奴役，就只有一條道路——廢除美土協定，粉碎這些奴役的枷鎖！土耳其人民憎恨侵略性的條約，他們不願爲外國佬流血！

一土耳其人民要求與各人民民主國家及我們偉大的鄰邦、和平的堡壘——蘇聯——建立友好的關係。

一國家的財富必須用在人民的福利上。

一需要實行根本的社會改造。永遠地根除失業、飢餓和貧困——這個現有制度的必然產物。應當提高人民的福利，建立保健事業，學校和大學應當廣泛地向工農子弟開門。

一必需保證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我們國家生活的基本改造。使工人階級有機會積極地參加新的國家機構的建設。把反動分子、黑暗勢力派分子——帝國主義的間諜分子從國家機關中清洗出去。解散法西斯冒險主義者的組織。清除軍隊中的人民敵人，清除那些爲德國軍國主義和美、英帝國主義所豢養的、反動的將軍和軍官。

「勞動人民應該獲得自由地建立自己組織的機會。土耳其人民應該站在全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行列中！」

成千上萬的人偷偷地讀着這些熱情的話語，並且也贊同這些話語。

一九五〇年五一節前夕，在黑海沿岸，特別是在巴弗爾和察爾莎貝兩區，發生饑荒。美國佬和他的安卡拉的奴僕們使土耳其的煙農破產了，飢餓的農民排隊到薩姆松去。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被趕出薩姆松煙草和紡織工廠大門外的工人們，爲了保衛自己的權利，爲了申述自己的要求，他們走到街上去了。失業者和飢餓的農民擠滿了省政府大樓前的廣場。

「我們要麵包！工作！」

廣場像火山，聲音如森林起火似地呼叫。

這些飢餓者的遠征和失業者的示威遊行是共產黨組織起來的。

人們中有一個在演講：「那些使我們遭受飢餓和失業的人們，正在和美國佬一道在安卡拉大吃大喝。人民的苦難，國家的利益，法西斯政黨的頭子們是不管的。土耳其的富豪們和美國佬一道在掠奪人民……」

「叫他住嘴！這是共產黨員。」傳來了什麼人的孤立無援的聲音。

「你們不敢！他還要說！說吧！老鄉！……他說的全是真話！」千百個聲音在反駁。

人們喧鬧起來，廣場上的人羣擁多了。廣場中央的遊行者圍成了一個圓圈，好像突然長起一垛牆似的。人們把演講者舉在肩上。所有的人都認識這個高個子、淡黃頭髮的煙草工人。
「對！這是共產黨說過的，」煙草工人轉向廣場上的人羣說，「只有共產黨員才了解我們的災難和痛苦……是的，共產黨員同志們，人民和你們在一起！……」

*

* * *

土耳其的共產黨員站在日益廣泛和日益深入到各階層人民中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前列。這個民族解放運動，比起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的運動，是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中發展的。雖然我們的敵人還是從前的敵人，但是現在，我們力量的配置和敵我力量的對比是不同了。我們遵循着我們人民的革命鬥爭傳統，但我們並不號召人民羣衆用舊的武器和舊的方法來進行鬥爭，我們遵循的、並將繼續遵循的是戰無不勝的列寧主義的戰略和戰術。我們的組織在鬥爭

中成長，經受着鬥爭的鍛鍊。我們爲了在爭取和平和民族獨立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就應當團結和組織人民羣衆。

我們的黨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永遠地、始終一貫地、堅決地保衛着全民族的利益，這種利益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土耳其共產黨是從人民中生長出來的。

土耳其共產黨渡過了困難的年代，在它前面還有許多艱苦的日子。在反對美國奴役和反動派賣國行爲的全民鬥爭中，共產黨成了人民的旗手。土耳其的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共產黨而感到驕傲。新的戰士不斷地補充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

「坐牢——這不算有本領，經常地在各處進行鬥爭才算有本領。」在我們黨內常常這樣說。

許多同志多次地從監獄和流放地逃跑出來。他們隱藏起來，繼續幹地下工作。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他們光榮地完成黨所交給他們的任務。

我是土耳其共產黨的一個普通戰士。我也成功地逃出來了，掙脫了看守、警察和憲兵的魔爪，重新回到人民中間，重新回到人民的大海中！我重新回到戰場上了！

一九五〇年於伊斯坦堡，庫拉克塞茲

譯後記

烏斯却蓋爾是一個土耳其工人出身的革命作家、共產黨員。這本書是他的生活回憶錄和自傳，保存了許多史實，對於土耳其人民的鬥爭意志，起了莫大的鼓舞和推動作用。中國人民從本書中可以聽到土耳其勞動人民的痛苦呼聲，可以看到他們那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從而加強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

本書係根據俄譯本譯出，書名亦根據俄文書名。由於譯者學識淺薄，疏誤之處，在所難免，同時對原著的風格、精神也表達不夠，這是譯者感到慊然的，希望同志們多加指正。

本書在翻譯、校訂時，承蘇聯友人給了我們許多幫助，特此致謝。

譯者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於武昌